



穞

東

類

穞

廿

歲

炎緒丙冒蒼雒盛
氏用諧冷可可世
德堂刻本墨戲立
珙校勘評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六

牆東類彙二十卷

元陸文圭撰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博通經史及天文地理律象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以春秋中鄉選延祐設科再中鄉舉以老疾不應徵召卒於家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文圭當南宋之末年已二十餘入元後五十餘年至泰定天曆間尚應聘設教於容山至順末猶爲陳敬叔作安定祠記又數年至順帝至正初始卒最爲老壽惟史不載其登仕版而集中吳縣學田記有至元辛卯余領吳縣學事語似亦曾爲教官然辛卯爲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文圭年祇三十餘而記中乃有余愚且老句與文圭情事不合或此記本代人作而失於標注歟史稱文圭之文融會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洙東南學者皆師之今核所作史言不謬史又稱其邃於地理考核甚詳今檢集中惟存辨毛穎傳中山一條餘悉

不載殆散佚不可考矣是集本二十卷世久無傳今從永樂大典中蒐采遺佚共得文三百餘篇詩詞六百餘篇仍依原目釐爲二十卷雖割裂之餘重爲緝綴亡失已多而據所存者觀之固元初哀然一作者也

古來文章之得傳於後者大抵其子孫世保守之或自其鄉邦之人刊布之蓋愛重慕效故也江陰之習尚氣節而不知致力於文章故自漢以下以文章傳者無人至唐末魏不琢始以詩稱而存者絕少宋時科第漸盛如葛氏邱氏仍世館閣哀然大集著於崇文總目而未見流傳元時則有王梧溪陸子方繆苔石皆有聲譽王有梧溪集幸邑明經葉保堂捐貲刻之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中苔石詩草則未之見去年春陸君清臣鳩梓刻其譜予因從臾刻子方之遺書蓋他集皆世有傳本牆東類彙則散佚已久賴四庫全書采掇永樂大典而存之如更不刊行則將遂亡之也旣語清臣卽屬友人於浙之文瀾閣錄取原本以還令門人辭祉安承守丹校讐授清臣付梓清臣又搜集闕遺爲補遺一卷經數月而就以復於余甚喜其能表章先人以裨邑中掌故也子方子孫居邑西之蘆埼無能讀書者清臣居邑東化成鄉其鄉以元時莊簡公而名族所聚處清臣建祠於其鄉輯譜之將墜於尊祖敬宗

之誼汲汲不憚勞也僅中人產而慕義若渴其志甚可尚矣曩葉氏刻梧溪集以足本爲鮑氏所藏故就刻之而不以歸於江陰邑中人頗以爲恨今子方之集爲邑中刻先集發軔矣嗣今以往明張藻仲之青陽集

本朝徐青牧之惜陰錄其家皆有後裔儻聞風而起相繼刊布不郁郁乎邑中盛事哉余特企而俟之矣道光己亥孟冬初吉武進李兆洛序

丁酉之秋寓藻承

天子恩命督學江左江左督學署故在江陰夙推爲文人淵藪意昔賢遺集必多既下車卽以搜采爲己任乃自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元王逢梧溪集外槩本竟寥寥無幾閱二年暨陽書院山長申耆李先生始以新刻元陸子方牆東類彙見示按舊志彙于有明中葉已散佚不可得是本蓋卽永樂大典中蒐輯之本而申耆先生借鈔于 文瀾閣者也陸氏子孫不忘先德鳩工刊之以壽于

世又搜集遺闕以附于後而散佚者復得完整然非申耆先生嗜古之篤無以道其先亦非陸氏有賢子孫曷能聞風興起以慰余之癖好哉爰識數語以貽陸氏俾附斯彙以傳焉道光己亥之冬壽陽祁寓藻序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int text.

牆東類彙目錄

○卷之一

經解

志學解

詔誥

擬求賢詔

擬勸學詔

擬郡國水災振貸詔

擬漢文帝十五年令諸侯王公卿郡守舉直言極諫詔

擬韋處厚除翰林侍講學士詔

賀即位表

太皇太后上尊號賀表

賀正表

萬戶府賀正表

擬行省進鄉試合格進士花名表

擬謝賜進士及第表

代謝進士及第錫燕表二首

代上皇后牋二首

代上皇太子牋二首

代賀太子立詹事院牋二首

○卷之二

啟

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啟

謝友人賀請舉啟三首

答黃子高賢啟

回李義夫賀啟

上克誠宣差啟

回唐二君見招啟

回唐主事再招啟

回句容蔣教諭見招啟

回岑應奎山長啟

回句容夏君範投啟

回陸靜遠招入義塾啟

代回句容程宰啟

請曹教啟

謝徐教啟

立坊請王麟榘并謝保舉啟

回學生曹無易投啟求跋其先人所修家譜

賀朱南伯受鄞縣簿啟

謝人壽啟

回尤叔永弟壽啟

回繆惟肖弟壽啟

回生日啟二首

回表弟惠則之賀壬戌生日啟

戊辰回生日啟四首

回人壽啟

答慈雲長老壽啟

回無華弟壽啟

回吳季仁壽啟

回表弟惠則之壽啟

回湯氏贅婿啟

回辭婿啟

回王氏婿聘啟

代聘啟

代袁聘李啟

代張聘李啟

代李聘陳啟

代陳聘徐回啟

代李回陳聘啟

賀梁介軒婚啟

賀人納婦啟二首

賀人贅婿啟

回俞親家七夕問信

賀冬啟

與王明賀冬啟

送冬節啟

謝賀冬啟

答魏教冬啟

答冬至啟

謝心困同年冬節送物問病啟

冬至謝子淵兄弟送啟

謝夏君範惠鵝酒麪啟

謝人惠雞酒書達而物不至啟

謝友人惠詩墨啟

謝送物啟二首

代回任送物謝啟

○卷之三

策問

制使

養士

士行

試策

科舉

江浙人材

課試

水利

水旱

備荒

策

儒學吏治

○卷之四

策

選舉

農桑

田制

流民貪吏鹽鈔法四弊

○卷之五

序

古今文孝經集注序

三國六朝事實序

喜雨詩序

農桑詩序

瑞麥圖序

任叔實遺稿序

玉田詞源稟序

送丁仲謙歸東魯序

送史藥房序

送曹士開序

送何澤仁序

送史德甫序

送甘公亮序

送洪中行序

送曹子昭歸隱敵山序

送福安梁學正序

送盧彥遠總管序

送李良甫同知北上序

送黃節山序

送朱南伯序

○卷之六

送宋春卿序

送馮伯亨序

送蕭仲堅序

送焦君實杭州學正序

送喬州尹序

送陶中山序

送張菊存序

送曹士宏序

送丁師善序

送陳無逸赴攸州博士序

送陳元復序

送家鉉翁序

贈朱自明序

送王君章序

送吳仲魯序

送州同知序

送趙敏道序

送陳仲謙服闋回長興州序

贈華玉谿序

送朝請大夫江陰州尹序

送唐子華序

○卷之七

記

江陰改州記

江陰路重修總管府廳堂記

浙西道院記

江陰修學記

江陰重修學記

重作泮宮樓記

教授廳壁記

江陰州新作刻漏記

江陰什物記

重修安定先生祠記

吳縣學田記

陸魯望祠堂捨田記

通齋記

凝道堂記

止善堂記

明善齋記

勤敬齋記

怡順齋記

與閒堂記

居隱堂記

○卷之八

記

悠然亭記

本竹山房記

碧巖記

一山記

觀稼亭記

橫舟記

賓月亭記

菊軒記

萬松堂記

三皇殿講堂記

芹塘記

常州薦福寺記

延慶庵記

報恩庵記

永福庵記

常州路玄妙觀莊田記

資敬觀捨田記

資敬觀記

樓真道院七元閣記

靈芝記

○卷之九

傳

朱家傳

碑

常州路達嚕噶齊大中大夫德政碑

同知江陰州事韓承直德政碑

題跋

跋李良輔傳

跋徐和父折獄比事

跋仁軒訓蒙二書

跋曹氏家譜

跋陸莊簡公家傳

跋湯北村四六舊稿

跋周子華詩稿

跋漫塘先生詩稿

跋林彥達詩稿

跋袁靜春詩

跋陳元復詩稿

跋苔石翁詩卷

跋蔡檜巖詩後

跋夏瑞卿詩卷

跋蔣民瞻詠史詩

○卷之十

跋

跋杜東洲詩後

跋陰德詩後

跋般若心經

跋邵僧坐化偈

跋黃子高先誥二首

跋柳公權帖

跋麥舟卷

跋坡翁與承天明老帖

跋放翁與文定劄子

跋蔣良貴梅堂竹亭二記

跋陳忠簡公駢與子帖

跋邱文定公手帖

跋趙學士書

跋子昂寫韓詩一首與鄉貢錢子原求跋

跋王本齋畫像

跋三生圖

跋李良心萬里江山圖

跋十梅圖

跋海棠圖有數鷓鴣集其上

題索句圖

題空隱和尚行卷并謝草蟲之惠二首

題畫牛小卷

銘贊

存存齋銘爲金尙志作

安處善齋銘

王泉銘爲琴志劉伯賜作

石澗長老贊

古礪長老贊

瑞芝贊

枯木畫贊

文

勸農文二首

戊辰勸農文

○卷十一

說

文說

靜菴說贈都瑚布鼎錄事

心說贈凌湛然

琴說贈朱老

漁隱說贈顧仲仁

菊隱說贈趙與民

梅齋說

姚原魯字說

張仲易字說

徐宗起字說

陸安仲字說

曹氏四子字說

江子強字說

程光道字說

李叔成字說

朱子才字說

荆石和尚字說

法城和尚字說

賦

修泮宮賦

靈臺賦

天爵賦

民巖賦

河圖賦

河源賦

高祖斬白蛇賦

木鐸賦

萍實賦

○卷十二

墓志銘

中大夫江東肅政廉訪使孫公墓志銘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墓志銘

武節將軍呂侯墓志銘

故武德將軍吳侯墓志銘

同知邱公墓志銘

清和令王公墓志銘

故司獄趙君墓志銘

縉雲縣主簿朱君墓志銘

○卷十三

墓志銘

廣平張公墓志銘

郭雲仲墓志銘

王德秀墓志銘

榕山君墓志銘

故稅使陳君壙志

慈悟居士墓志銘

竹隱居士墓志銘

萃隱胡君墓志銘

處士單君濟之墓志銘

巽溪翁墓志銘

嚴氏壙志

先考陸府君壙志

杜夫人墓志銘

亡室殷氏墓志銘

妾陳氏墓志銘

○卷十四墓志銘

行狀

總管王公行狀

家傳

陸莊簡公家傳

祭文

祭運糧陳總管文二首

祭袁國華文

代祭朱南伯文

祭趙一山文

代祭叔父文

代祭南坡文

代哭外舅杜威州文

代弟姪甥祭亡者文

代人祭王郎文

代祭懷德巖長老文

祭袁國華母文

祭袁國華妻文

代祭孺人湯氏文三首

代夫祭妻文

代祭某氏文

○卷十五

四言詩

題鄭子實秋溪釣雨圖

題猿石手卷二首

五言古詩

讀史

李杜

賦蕭仲堅所書汴梁節婦事

謝詹中美惠五典毓蒙書

得己堂

性齋二首為分湖陸提舉作

怡顏亭曹若晦子無易為奉親作

雜詩五首

次善卿雜詩五首

婺州傅仁贄詩求見依韻和之

和陸振之見贈韻

和丁師善韻

辛卯二月記異

有感

春日不出

清明日偕趙雲壁張仲實顧伯玉張見山游分韻得好字以百家

衣補之趙故嘉禾宰今為學官坐中多及學校事

三月旦日出游

三月一日偕善之無逸游南山桃園分韻得源字

癸卯二月仲實諸人游野外飲花下得家字

申港道中

茅山道中

游崇禧觀南隲真人置酒索詩

京口訪郭儀山出示陸丞相遺墨

渡黃河舟子作難久之乃渡

宿遷道中遇雪

入杭苦雪二首

至元重光單闕之歲春正月隴西郡太夫人介壽八十子侍郎率其昆弟子姪內外姻族寮友賓客奉觴上壽如儀州人士相與嘉歎爭爲歌詩詠其事而繡使紫山胡公爲之序云

壽理伯雍同知

壽李仲明同知

庚寅臘月二十九日餞孫晉卿宿清孝里晨起呈巖隱

皆山樓分韻得坐字

爲劉君符賦樂山詩

壬辰端陽後一日會潛齋以竹深畱客處荷淨納涼時分韻得淨字

贈劉宗道自金陵來游茅峰

贈翟良甫洛人南游

贈柯山夏梅月

贈李清隱道人

贈筆生楊自新

贈筆生林君實

題宋學古九天玄女數自云其師鍾堯臣得之襄城柳下老翁所授

別李宰

畱別義塾諸公

寄申屠御史

寄錄事王君玉

送周宣差除陝西廉訪僉事

送陸同知北上二首

送郝仲明代歸

送葉仲實赴鹽門州判

送王安之無錫州判

送宋春卿之官湘陰

送顧伯玉麻陽簿

送陳茂卿赴興國教授

送焦君實之采石學官

送王行可赴宣城學官

送嚴陵邵叔忠學錄歸侍二首

送華仲實譯史入京

送吳仲寶入京

送趙季舒之燕

送道成北游

送錢君瑜歸嘉禾

送若晦南游

送袁仲野赴毘陵

送黃雲心游淞江

送陳公南之松江并柬山齋

古意二首送朱鶴皋

送陳子高

送吳寬齋并謝惠詩

送天台陳審中

送楊伯可

送張仲實

送師本竹

送徐允伯

徐觀伯將遠徙海陵介吾姪來索詩徐故家兵後流落三十年長
子依許監倉客淮南因贅於海陵迎二親就養坡公謂此事今

無古或聞者也感歎之餘爲賦二首

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句余一言余與翁游視其季猶姪也爲之言以勵其志

余先秀崇德人大父以上數世皆葬青鎮與習上人有香火緣己已歲上人訪先子于暨陽嗣孫信講師實侍杖履余兒時侍側髣髴記其鬚眉兵火後絕不相聞丙申歲師來自密印問訊邱壠無恙而上人塔松長數十尺矣己巳距丙申二十有八年如隔一世余與師白髮相對舉似舊話感慨久之師爲畱數日將行索詩爲別師號古民性淳質不茹葷飲酒博極羣書講說亶亶不倦信而好古方外之逸民也

題質夫竹居

跋徐知事所藏禊帖

題沈華父送行詩卷

題月心詩卷併記遇仙事云

題百雁圖

詠風

夏雨

秋感

月

徐德文索雪岡詩云已得而復失余尋舊橐亦無見想滕六遣六丁取之去矣再賦一首

新移瑞香不得雨有歎

生意堂賦玉簪花得相字

老桂古字韻

詠松

泗濱石

車

挽趙益之

挽鄧友梅

○卷十六

七言古詩

北入穆陵關皆山石崩沙北風塵起行人良苦因作

出鎮口止見小峰

訪何菴觀水陸功德

闕題

壬辰六月旦日記異

庚子七月書事

臘月二十九日作

和曹士開侍御見寄韻

壽王君明

察罕布哈忠翊父歿王事母表門閭本官棄職侍養守制三年一

門節孝人所難能作詩美之

雅宜山在城西五十里有德慶菴在其下穹窿山福順寺長老紹

堯翁作詩取以雅宜爲號求詩

贈道人周大方

贈潘道士祈雨

贈鄭元明術士自言安晚之孫故詩及之

贈張明德星士

壬申冬晦叔譯史歸別小詩奉餞

從聖國瑤二茂才敘別

畱別山村樂閑菊存愛山梅村并寄景初慎與國華

送馬伯亨西省郎中

送千壽道同知北上

送祝君晟之官昌化

送經之偕義齊兩舍人入燕并呈善之待制

送節之衡之兩舍人入燕

送楊起之安豐錄判

送黃子高常熟教授

奉餞子華教授北上時癸酉三月

送吏員遷調松江

送吳子長入京

送羅秋崖

送吳君遠

送黃子高如秦州謁朱南伯

送張子野

送徐舜輯

送仲華葛兄

送北禪澤天泉長老入燕

乙卯題吳江長橋一首舊有一橋亭曰垂虹兵亂毀之復創兩橋相對

寧晉李照磨築室奉親名曰芝室索客賦之

寄題俞氏草堂

題南天四時佳致園亭

題立齋不礙雲山亭

書范石湖白髭行後

題程子充少監家藏二首遺墨前一詩程御史臨終遺其子端甫

詩也後一詩元遺山女初適端甫時送別詩也端甫子充之父

元氏子充之母翰苑諸公題述徧矣

甲申春張菊存游洞霄諸公餞詩盈軸越明年余遇故都補行卷之末

題金陵海月潮卷

題尹存菴行卷尹居賈門下鍊金敗後流落海南依陳文二公寓

廬陵中齊須溪贈之記銘甚善復回杭州道過索詩

題分宜謝草廬行卷

題張南山慶九十詩卷

題王復初所藏子昂臨禊帖

題登瀛圖

跋明皇貴妃並馬圖

跋趙太祖與韓王蹴鞠太宗石守信楚昭輔黨進環而觀

題萬戶府瑞麥圖

題劉晦卿月樓圖并餞秋闈之行仍不犯月樓字

題金君澤家山飛雪圖

應昌路驛傍有古松一幹生十八枝為斧所傷江西胡生圖以示

州長官命余作詩

唐人洗馬圖

跋牧馬圖

栽桑

賦燒筍竹字韻

竹鶴窺碁雪字韻

○卷十七

五言律詩

四月八日偕張菊村鄧匪石洪樂閑游地西諸寺以山高水長分

韻得長字

春雨歎

驟雨

立冬

夏港道中

高郵寶應道中

客中度歲

喜雨上理同知

贊玉容溪

和宋春卿寄詩韻二首

和誼齋惠詩

和心困雷雨地震詩

奉和子華秋懷四首

和唐人閒字韻詩卷

贈游士艾介翁

丁酉春識慶上人於錢塘鄧君善之索余同賦孝僧詩余請以二十字盡記其實既成善之喜而書之不知何人持去後二上人訪余江上復書以遺之

贈潘道士祈雨

送劉青璧赴湖北道按察

送班同知

送楊伯可赴省

丙申歲侯仲達之官洪澤

送王縣尹之官湘潭

送郭仁卿之官三衢

送吳次尹惠州巡檢

察罕布哈教授滿別

送廣平孫教授

送句景范教授之官澧浦

送張慎與歸海陵侍養二首

送周子華南歸二首

送魏叔華歸越

送長蘆穆生歸鄉來別

送張仁卿二首

送李正齋

送唐子華

送龐西山

送汪太無道人

送麻姑山人

病中寄諸友

病枕

病枕不寐

病足

許正卿傷臂

題張招討墓碑

題孔平山墓銘

挽閒閒真人父司徒

挽朱自齋總管

挽貢仲章學士

挽吳朝奉

挽許士元州判

李君美夫婦挽詩二首

挽孔東岡

挽沈梅溪

挽趙石居

挽李德夫

挽柴青山

挽何漢卿

挽朱南伯

挽謝竹所

挽杜華父

挽趙鼎之

挽容山陳同年

挽邱景游二首

挽俞時齋

立齋挽詩

挽陳蔡心
挽何有開

代挽奉政陳公

故夫人陳氏挽章四首

五言長律詩

送衛月山歸鄉

挽張宗師

挽吳堃堂

○卷十八

七言律詩

洛中鄭慤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使君林取大蓮葉盛酒以簪
刺葉令與柄通屈莖輪囷如象鼻焉傳吸之名碧筒杯故坡詩
云碧椀猶作象鼻彎白酒時帶蓮心苦出雞
跡集丙寅五月宜興州
賞誠以此為題為賦十一首

孟德孔明

與琴師談琴

癸酉三月園亭小飲之明日又適澹齋所薄暮醉歸廣文寄佳句

二首走筆次韻

同善之仲實無逸游飲夜歸分韻得星字

八月初游浮遠誼齋有詩同賦二首

句容賦歸

迴途入玉晨觀圖經云周時太史郭真人宅周安得有真人哉有
丹井養龍池白馬老君瑞像在焉壁閒刻林靈素塵字韻詩戲
次二首

無文上人捨財鳩工建新安橋普濟眾生聞者讚歎隨喜賦詩一
首

七月二十九日夜大醉宿陸宦慰解旦日以一詩謝之
東人索酒

中秋見梅

十月下旬驟寒小雪

雪江獨釣

虎溪畱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辛卯入杭呈王察判二首

入杭懷古呈史藥房

浙西道院并題雙檜詩

苦雨

居高明

七夕祈雨

偶書邸壁

效後村體

有感三首

闕題

黃山上先冢葬處

庚午三月初九日寒食有感

連日食粥兒輩慍見示之以詩

耳聾二首

齋科詔使臣索詩

贊楊子裕中丞

贊尤端木二首

代上樂平傅知州初庵

壽常州路達嚕噶齊

壽與可錄判

壽陸雲道判

史藥房壽與東坡同日

壽陸義齋二首

壽李侍郎母

寄戴帥初先生

和陳無逸見贈草堂詩韻

郡幕請講書和藥房先生韻

和蔣公秉思歸韻

和郭有章見贈韻

和陸振之見寄韻

代和翟知事舟中寄登光陽樓詩韻

和劉濬見贄韻

和鄧善之寄王一初并柬見韻

和戴帥初寄詩韻

次樊晉山長贄見韻二首

次韻袁良所投贈

次鄭前山絲字韻

留別王伯洪平章高顯卿左丞

別管韶夫

送元帥移屯太倉

送陸誼齋按察

送葉敏卿提領

送嚴簡卿之燕爲司徒掾

送劉侯之官吉州

送侯仲達安豐之任

送州官解任

送張文友州判

送邱景唐赴安豐教

送朱伯海入京

送朱鶴皋入京

送王君實游金陵

送李義夫出游二首

送魏叔華歸杭州得行字二首

餞劉繼明西歸

送畱中齋孫歸三衢

題桃源手卷

題三洲詩卷

題陸義齋雙蓮圖

強南坡自作墓銘生求挽詩

挽吉州劉總管

挽李宣慰

挽晉千戶

挽唐可竹

挽孫石山二首

弔李古巖

挽闕南夫

挽陸義齋二首

挽東平張彥明

挽黃子高

挽邱景南

蔡梅邊挽詩二首

挽張州尹夫人

○卷十九

五言絕句詩

絕句三首

雪夜不寐偶成短句十首用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為韻

東風

秋塘觀魚

戲書所見

送祝君晟湖州提領案牘

題李義夫無鎖亭二首

題畫二首

題畫春景

題月汀圖二首

題畫梨花

題碧桃手卷

寫竹

題南宮子中畫鶯

題畫白雁二首

六言詩

赤壁圖二首

題蕭照山水

王黃華山水小景二首

題鷹捕雀圖二首

題戴嵩牛圖

七言絕句詩

讀史六首

偶作

偶書

舊題

戲狄懷英

己巳新春二首

山村示暮春三絕句和韻

王祁伊中秋不見月四首

臘月二十六日立春

丁丑元夕

石湖留題三絕

望三峰

上大峰四絕句

露筋娘子廟

桃源縣

文安縣

夜宿何莊唐主事宅四首

夜宿范以善提舉雲林清遠風大作偶成二絕句

臨沂沂水道中塵沙眯目不行聞東北有溫泉即浴沂處不及往

除夕二首呈北溪

清明日泊舟甲馬營

清明

宿黃村上人索詩二首

入京二首

舟中追和遜卿早春即事十首

賦歸四絕呈勺容諸友

題禹廟

仲冬雪夜偶書三絕句

諸生和韻復吟三絕

自笑

丁卯新正紀懷四首

窺園

井竭

啟山埽松

病中四絕

追和四絕

七言絕句詩

丁亥壽藥房先生四首

折梅壽宋春卿

又口號四首

贈松窗

贈復初二首

寧華張尉衛輝人也因寇失官妻子爲虜行乞歸鄉贈以二絕句
桂松巖以子平星禽二術推人多驗戲贈二絕

贈星禽趙顯微詩三首

和史藥房三絕

和張寶石絕句四首

山村贈禮敬龍澤上人詩有幾年不蹋澄江路者舊唯存陸子方
之句和之二首

次伯機絕句

畱別袁伯長待制凌德庸少監周南翁待制諸公三絕句

絕句畱別善之仲實併呈松澗雲仲無逸四首
古意四首寄張可與孫晉卿

夜得一絕寄子華

絕句二首寄紹堂求巧石

送唐孟方教授三首

送李義夫出游二首

送吳仲魯回烏江二首

送畱君玉高雲卿自江陰遷松江四絕

鑒止堂

西苑

邱莊多稼樓二首

嘉客泉二首

四時佳興題徐景陽園堂五首

題園亭

同善之仲實無逸共賦雪中香亭
鶴皋詩爲振之作

劉澹齋求米舡謾賦二絕

臨山谷帖不似

危金僊示容齋清暉堂詩求跋洪景盧乃危驪塘之座主也因成

二首

題敬威卿參政贈許正卿鍼詩卷末敬公之章許卿之藝諸君發
揮盡矣終以二絕貂續尾蛇添足乎

題李兄課卷

題趙子德修屋疏二首

戲題聽琴手卷

題昭君畫卷五絕

題二喬手卷二絕

淵明像

小銅屏鑄淵明歸去詩并坡和章以贈子華侑以絕句

移居圖二首

江陰有桃源圖方圓尺許宮室人物如鍼粟可數相傳有仙宿民
家刻楠板爲之一夕而成明日遁去友人以本遺余戲題二絕

題子昂學士小景

馬道士爲詹仲明作柳城春色圖城門外柳樹連隄桃花夾竹小
橋漁艇茅屋下有讀書人不知何處景也爲題二絕

題牡丹梨花手卷

王隱齋墨梅

題補之梅

題扇有所贈

亭下玉蘭花開

梨花

枯松

鹿蔥絕句

詩餘

點絳脣情景四首

前調王仲謙席上歌者魏都惜求子華寫真為賦

浣溪沙機次伯庚申六月三日同耶律君璋趙子淵兄弟避暑飲于玄妙觀之荷池君璋不飲命歌者歌以勸之

減字木蘭花庚申六月三日同耶律君璋趙子淵兄弟避暑飲于玄妙觀之荷池君璋不飲命歌者歌以勸之

前調即席贈歌者夏奴

阮郎歸舟中賦所見

臨江仙乃坐客有出寵歌者舊所歡也

唐多令梅隱庵席上贈歌者

前調寄遠

滿江紅送理伯雍同知改除轉運判官

前調贈歌者

前調己巳二月二十二日游北門有感

減字木蘭花慢滕王閣

前調和心困春雪詞

念奴嬌贈王道人性初歸茅山

醉江月贈王道人性初歸茅山

前調送幕

前調洛陽者英會二首

水龍吟次藥房韻附一首

前調再次韻

探春慢和心滯己巳元夕韻

沁園春送李同知官鄴都

前調送楊伯可

金縷曲代送僚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江寧馬長儒全校

牆東類彙卷一

江陰陸文圭子方

經解
志學解

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幼作句絕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朱氏以爲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爲幼則自八歲而至十五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薰聒涵泳善心瓏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棄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強孔氏曰強有二義智慮強氣力強呂氏曰強則材成材成者智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五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爲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政爲大夫也仕者始爲士以事人治官

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士德成則爲大夫其閒非無早知夙成之人也以爲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變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於位也大抵士修於家學優則仕王事軼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縱可以有爲而不當使之爲己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爲而不欲使之爲其用人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旣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仕止矣八十九曰耄耄憊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己衰悼者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

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朞取周朞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爲長此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鰥之民凍餓之老猶得與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況凡民之秀爲學士大夫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

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
淺行不得虛典教胄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
穀粟鑿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方
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便
有這个性可堯可舜不學則失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
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學廢則禮廢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
待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禮廢而
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已欲毀鄉校如鄭
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兮詩所以刺之也鄭蕞爾國也而王朝
之大夫己有不說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先有是
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
邪說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

將落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卽憂其亡當時未必不
笑子馬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爲仕而不
學者之戒未仕而學則將奈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
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考之世家孔子生
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
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
壬辰孔子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爲中
都宰一年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
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
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
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三終馬
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
之境皆聞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夫子卽負手曳杖逍遙之
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馬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爲

政而是亦爲政惜也用行舍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之不復驗使
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於堯舜遠矣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爲不可及夫子則
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何如蓋
嘗論之困而學之視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視幼學當百
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
孩抱以逮昏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閒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
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爲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以
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
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
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其知道顏子不爲天使不知
道彭聃不爲壽人生世閒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
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九千方
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嗚呼小子亦聿旣耄其盛德至善如綠竹

猗猗皆自切磋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
十穆叔知其弗久劉子知其耄及后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
先哲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嗇其精神以奪造
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遊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
則彼爲虛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个不息字下一章是个安字
嗚呼漢儒以來此義不明久矣

詔誥

擬求賢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開廣賢路宜招四方之士是以上下和
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託於士民之
上夙寤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盛德當今之務務
在得賢而已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
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小大以得人爲本今天下賢者智能豈必

不如古之人乎患人主不求之耳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今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士奚由進自今以後令郡國選賢舉能歲以爲常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明德達材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京師或年老疾病勿遣

擬勸學詔

蓋聞古之設庠序興學校所以教養人材將以致用也書不云乎不學牆面莖事惟煩嗚呼自周衰以來先王之道寢微寢滅法度多缺禮樂廢壞圖治者以古爲迂措事者以苟爲得士習於空言禮義廉恥缺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樂育天下之英才使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弟之風行於鄉黨何修何飾而致乎此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明經篤學者有司具以名聞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眾浮華之習吾所不取咨爾多士尚懋戒哉

擬郡國水災振貸詔

更有從南方來郡國被水百姓離散者眾保聚不完扶老攜幼困躓道路朕甚憫之洪範五行初一曰水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朕夙夜靡寧思執其咎古者有水官水得其性時修其利又吏牧民者爲浚陂塘立隄防以消息其災今不豫具無及已有司其議所以振貸之秋稼不登流傭未復農失其業有可以佐百姓者條奏其宜將施行之郡國不能爲朕究心徒文具著以不職論明詔中外知朕意焉

擬漢文帝十五年令諸侯王公卿郡守舉直言極諫詔

蓋聞古之聖人莫不求賢以爲輔翼大禹爲三王祖親拜昌言成湯統正萬邦從諫弗拂未嘗自廣以狹人也高皇帝建英豪屈羣策見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故能平暴秦定海內今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爲百姓之急明不能燭德不能綏何繇以承先帝之業今上而諸侯王公卿下而郡守不

聞有薦一人以匡朕之不逮者何歟其令有司明揚在下博選能直言極諫者進登於朝朕當親策以當世之務古不云乎薦賢受上賞又曰能舉其官惟爾之能其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擬韋處厚除翰林侍講學士詔

朕以幼冲嗣大曆服未堪家多難惟古先哲王皆以講學爲務朕思樂忠讜博習之士朝夕講論經理輔朕之不逮期致於治爾以孝聞中第擢科場歷中外先帝寘爾補闕上疏剴切深所嘉獎坐事出守旋入掌綸誥朕惟翰苑職親禁地時復侍朕講說非卿經行修明莫膺此選卿宜勉之以事先帝者事朕可

表

賀卽位表

天曆二年八月

日月並明相繼四方之照乾坤再造復開萬世之基上符帝心下憫民望欽惟陛下人倫篤至天性謙冲方退處於青宮本無心於黃屋當年曆數傳舜始於傳堯今日謳歌之啟乃不之益欲三讓

以天下大一統於域中明詔再頒聖恩廣被臣某等身居南土心拱北辰象御六龍喜風雲之際會雞垂丹鳳均雨露之沾濡太皇太后上尊號賀表

統嗣正名卽履至尊之位謀謨獨斷盡歸太母之功宗社旣寧臣民胥慶欽惟太皇太后陛下親承聖緒光紹丕圖思簾帷擁佑之深恩舉典冊尊崇之故事式彰孝治敬表徽稱臣等蔽戍雖勤筭班莫筮未央殿上一新天子之儀興慶宮中曲盡家人之禮賀正表

五位乘乾時正六龍之御三陽爲泰天開萬象之新寰宇清和熙朝懽洽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克明克類乃聖乃神偃武修文兩盡爲邦之要崇儒重道重宏選士之規當周曆之甫頒侈漢儀之高會臣等欣逢盛世逖守偏州獻歲發春班阻陪於玉筍與天齊壽頌遙祝於盤椒萬戶府賀正表

三陽內長開萬世之太平萬國咸寧修三朝之元會慶流宗祏歡
動臣鄰賀中欽惟皇帝陛下道邁羲軒德深堯禹表章經術崇正學
於諸儒振耀武功愔餘威於殊俗乃參稽於乾緯爰乘執於震規
臣等出戍柳營阻陪椒宴四方來賀職徒限於虎賁萬壽無疆心
實同於獸舞

擬行省進鄉試合格進士花名表

詳延有詔議始於太常大比獻書名登於天府嚴郡國舉人之制
體朝廷勸學之心竊惟賢才本所以致太平科目亦足以得奇士
自後世虛文之專尚而古人實行之浸非賦敏八叉詩成七步競
有看花之志共誇摘藻之工何補於時焉用此輩止可束之高閣
豈宜寘彼周行遂令場屋之久虛或致山林之長往茲蓋欽遇皇
帝陛下尊崇正道長育英才表經術以淑人心黜辭章以新士習
臣某等身居南省面向北辰他無稱職之忠惟有舉能之益鄉以
詢五物藝可考於周官郡不薦一人罪敢逃於漢吏

擬謝賜進士及第表

天下文明幸際風雲之會人才長育方深雨露之恩鈴聲纔撤於
棘闈臚句忽傳於楓陛百年曠典萬國懽心竊惟成周獻賢能之
書先漢試茂異之策雖漸興於科目未專尚於文辭迨作賦自擅
於凌雲而明經或嗟於掃地俗士浸多於場屋遺才閒老於山林
不遇昌時曷除弊事欽惟皇帝陛下修道謂教取人以身追三代
之淳風崇四方之美化表章六藝示至道之恢宏罷黜百家開正
途之壅塞臣等器非適用學未通方隨羣謾踣於槐花出眾偶穿
於楊葉蒙恩賜第釋褐起家以道事君敢謂詞章之小技盡忠報
國惟知節義之大閑文則建士天雷動
代謝進士及第錫燕表首
龍飛聖主昭賁火之神明鹿鳴嘉賓慶需雲之燕樂丁辰何幸撫
已奚堪竊惟零露瀼瀼詩歌令德嘉魚汕汕時遇太平口明良千
載之相逢豈疏遠一朝之敢望攷茲恩題名之故事侈聞喜錫燕

之異觀多士屬心八方傾耳欽惟皇帝陛下美化厲俗明德新民
推至誠樂與之心成恭己無爲之治曾是布韋之賤得沾醉飽之
恩臣等小器易盈大烹敢受雖食藿之腸未變而傾葵之志難忘
國利觀光眞自它而有耀臣能歸美豈報上之無心
山下火賁仰昭代以文明雲上天需豫嘉賓之宴樂一時盛舉千
載難逢竊惟術以至誠式播嘉魚之什食而將意載歌鹿鳴之三
登茲太平淑我多士顧惟飯糗羹藜之子素乏含英咀華之能玉
陛臚傳誤塵上選瓊林宴逮有玷清班欽惟皇帝陛下馭臣以禮
覆物皆仁設庠序學校以明倫崇禮樂詩書而立教勤於作士既
成追琢之章務在養賢又得飪烹之道臣等無任

代上皇后牋二首

北陸回春天肇開於泰象東朝獻歲人共仰於坤儀慶集宮闈歡
騰臣妾中賀恭惟姜嫄聖瑞太妣徽音萬物資生有賴順承之德二

南化美茲爲正始之基當甲觀之呈祥宜辛盤之薦祉某等職居
下土身際昌期成三陽輔助之功莫名地道上萬壽怡愉之頌願
罄臣忠

泰爰用事喜交長於三陽坤道居尊寶資生於萬物祥開北極瑞
靄東朝中賀恭惟柔德孔嘉徽音是嗣鳳儀垂範母道萬年燕翼貽
謀孫枝百世當六寢化成之日值三朝元會之辰某等薇戍方勤
椒花莫獻踴躍濟濟阻陪星拱之班怡怡愉愉遙祝天齊之壽
代上皇太子牋二首

祥儲甲觀衍昌曆於無疆斗指寅杓瞻前星之有耀龍樓初曉鶴
禁方春中賀敬惟德稟元良身居嫡長問安視膳不辭雞寢之勤入
學承師尤重虎闈之選式開震治用介繁禧某等屬守偏方欣逢
華旦青宮主器將貽萬世之謀金鑑獻忠願上千秋之錄
秦陽三長是爲內健之爰離日兩重咸仰繼明之象式開震治用
介壽祺中賀敬惟明有敬仁素稱賢聖決大謀定大事已位儲宮行

正道聞正言尤親帝學自天有慶與物爲春某等職在鷹揚情馳
鶴禁荀班莫筮阻陪元旦之儀柏酒遙斟敬祝前星之曜
代賀太子立詹事院牋二首

震從一索初開繞電之祥離繼重明咸仰前星之曜慶延宗祏喜
溢人寰中敬惟玉潤重暉銀潢毓秀龍寢修問安之敬虎闈習齒
胄之儀甲觀崇深已先昭於聖瑞春坊邃密復妙揀於英材左右
皆良闈庭交賀臣等遠臨小壘幸際昌期芑水燕貽已極本支之
盛芝山鵠眾會看羽翼之成

震宮主器傳正統於一家甲觀儲祥記神光之滿室庭闈有慶宗
社無虞中敬惟毓德星輝凝姿玉潤主鬯居少陽之位體元扶太
極之尊岐嶷天生入已優於聖域忠賢日近選尤慎於春坊某等
衛列虎賁情馳鶴禁元良大本成蒼姬燕翼之謀左右正人扶炎
漢鴻飛之羽

牆東類彙卷一

牆東類彙卷二
啟

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啟

桑榆已晚自憐野老之餘齡花柳無私均囿化工之一氣敢詫曹
參之功次自甘胡旦之籌輸竊惟舉場得失之間亦係士子窮達
之分白頭病叟不入時妝黃吻少年反輕宿學抑揄風漢指摘陳
人儻非青鏡之明懸未必朱衣之暗點昔嘉祐之變文體有歐陽
以典貢闈能使西崑盡崇古雅雖子瞻疑爲子固公亦何心然劉
輝卽是劉幾士終有命豈意數百年之後復見第一流之人伏惟
某官岷峩之英鐘呂之器自膠庠而發軔卽藝苑之蜚聲抉雲漢
分天章衣被昌黎之文彩上會稽探禹穴網羅太史之舊聞進而
儀表於禁途出則澄清於列部風猷久著品藻尤精遂令躍冶之
不祥竟使處囊而立見如某者髮亦種種視亦茫茫不記阿婆三
五之時堪笑老翁七十之狀縱使戀袍之情厚奈何戴笠之分殊

况當諸公袞袞之同登又無筆勢翩翩之可識誰燒龍尾竟暴魚
顯空想看花撲面之塵尚記枯梢號寒之苦既殿奔而策馬肯報
役以焚舟隨眾濫吹復先中雋然而一鼓之氣已衰竭再往之計
終渺茫嗟既失於東隅悵莫圖於南海人之倫五尚不廢朋友之
琢磨士之品三又何必功名之芥蒂姑安愚分以答殊知

謝友人賀請舉啟三首

壯不如人尚記東西塗抹之戲惠而好我遠貽四六駢儷之文自
慚白雪之盈頭敢望青雲之平步况劉蕡下第方歎遺才而雍齒
且侯未愜輿論戰而弗捷庸有報志勝之不武何以賀為然長者
賜則不敢辭况氓也周之亦可受三美為粲再拜以登老娘之孩
兒幸免倒紉之誚幼婦者少女永藏絕妙之辭

眉有點黃笑阿婆之年老書來尺素歎少女之辭工加之及物之
儀假以過情之譽半世誦兔園之冊頗厭啁啾一朝思雁塔之題
分無僥倖計偕偶與臺餽何為旅庭之百既登肅使之三敢後甚

愧丈人厚相期春日看花得意之榮請為遊子吟當念朔風枯梢
號寒之苦

白簪頭上甚矣吾衰黃點眉閒又何足喜自笑阿婆之塗抹誤經
佳士之品題竊惟舉場之開偶類骰子之選劉蕡下第我輩安得
登科雍齒且侯吾屬將來無患知孟明之舉必再顧子玉之賀不
堪驚百實之旅庭忘屢空之在巷我之大慙人以為好世皆欲殺
果符韓愈之言意獨憐才深感少陵之誼

答黃子高賢啟

大比興能偶隨鼓篋眾工奏藝遂濫吹竽誰言韓信之無雙終讓
蕭何之第一今老矣無能為己可弔也而又賀之竊惟士論之重
輕不係科場之得失固有幸而獲選而况患在不明喜瓦釜之爭
鳴指康瓠以為寶如某者空疏未學晚晚餘齡黃卷一生名不成
於汗竹青燈殘夜眼空對於昏花肥犢春深薄言于耜飢鷗江晚
相與忘機忽逢芝紫之詔頒不覺槐黃之心動手編蠹吻身效蛩

吟雖曾拜鹿鳴之三然意作鷓飛之六焚舟之憤未已伏櫪之志
猶存牽帥老夫之重來不滿識者之一笑漏盡鐘鳴而不止頭童
齒豁以何悲婆比少年奈愧何翁如小兒直戲耳有來贊喜益重
慚惶顧惟雌甲之衰曷稱受辛之美伏惟某人璠璣國器黼黻人
文曾穿楊葉以策勳宜對薇花而演誥暫淹驥足姑正舉比公瑾
與伯符同年已服先登之勇管仲云鮑叔知我恐貽再戰之羞拜
賜之多誦言則贅

回李義夫賀啟

素練不精宜從下黜朱衣誤點忽占上游方將景迫於崦嵫敢望
名登於員嶠如某者無丈夫志爲童子師精舍說書花飄講席空
山振屐烏怪儒衣試羣踟於黃槐偶再攀於丹桂顧安取此無所
用之伏惟某人負不羈之才抱深藏之器竹亭無鎖窺仙鶴之避
人蘭社有香聽遷鶯之求友笑我老娘孩兒之戲寵之外孫女子
之辭雖摘藻之甚工奈棲枝之無分擊北溟之鵬水不能怒翼以

上飛逐東野之龍雲唯欲低頭而下拜稟酬厓略感激輪囷

原本無鎖

李竹亭名金蘭社李文會名

上克誠宣差啟

聞所聞而來君惠未忘是在此悲莫悲兮別予去不遇豈所欲
哉蓋新婦雖處於兩姑而烈女不更於二姓巢父寧掉頭而不住
少陵空回首以尚憐猶可辭乎亦無及已如某者已何曾聞道百
齒未至達尊三深林每好於入山喬木肯思於出谷誰云水部之
索價乃以石生而爲媒既不能以禮辭又焉可以貨取偶因再命
竟昧一來所恃今謀人以爲親不思新令尹之必告微失吾嘗同
僚之義遂致子來幾日之疑夫推車唯主可行而操刀安能獨割
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今一邑化行無上作下應之效多門政出有
甲可乙否之嫌狐裘龙茸吾誰適從貝錦萋菲亦已太甚然苟合
則畱不合則去故前受之是今受之非殊不思事大夫之賢友士
之仁不失爲利器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正所謂食功况卷書必

立之師師何至爲人之患而大事則從其長長本無絕子之心或使之或尼之非人所沮其處也其久也何日之多先生欺余遲遲吾行也弟子惑甚望望然去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口早自圖可以無辱類我類我忠焉能勿誨乎歸與歸與知者爲無禮也舉比勇撤馬首欲東齊門之瑟不投楚市之鉗將及歲聿云暮焉能待之秋以爲期會言近止權輿不設於四簋餽贖敢望於兼金未免傷廉何以報德茲蓋伏遇某官西山閒氣東觀名流幾年閉風露之簾一夕聽星辰之履製錦笑煩於妙手彈琴聊寫於清音緇衣之好方新綈袍之戀如故魯獻子有五友非惟百乘之家漢卓茂爲三公始自一縣之宰公豈久淹於展驥吾將亟返於屠羊眾人蓄之報以眾人莫我知也今日用我否亦今日唯君圖之欲謝分毫輒憑寸墨

回唐二君見招啟

爲文責沈恨未覩於雲天有句嘲邊怪頗同於雪日夫何拱璧以

先馬欲起中旣之病駒得非所蒙愧浮於感伏望某人林尊望族興識名家人依處里之仁士願友鄉之善事大夫之賢者久聞武城澹臺之賢有子弟而誨之宜得昌黎韓愈之誨顧有慚於榜櫟豈足與於葭菝待坐未參於丈席之閒傳贄乃出於束脩之上篚將厚意物及多儀分無三鱸之升空有雙魚之遺館奚待假求自有於餘師幣可以交見尚容於他日

回唐主事再招啟

卜見以大人方喜遂識荆之願夢爲二賢子不幸有采薪之憂退臥周南翻思渭北甚矣衰也久矣使之止或尼之豈意戀袍復加聘幣昔者疾小愈不望於醫來前日受今非終慚於貨取不敢請固所願也我不識能至否乎辭受俱難進退不可伏遇某官仁而下士意獨憐才加四簋每食之勤訂一尊重論之約而某駕回已俗漏盡不休前度劉郎恍不知於歲換今生杜老儻得及於春遊回句容蔣教諭見招啟

老夫耄矣不入時妝先生欺余使代匠斲嗟舉才之誤甚感知己以忻然伏惟某人京峴名流茅峰秀脈文辭之炳雲漢爲章于天淵源所漸庠序以化于邑肯偕武城莒父之宰來游康成元方之閒棄其學學焉可乎以所事事之過矣法筵龍象必取笑於旁觀講坐皋比又奚煩于勇撤小遲覲面相與論心

回岑應奎山長啟

遠方下士愧百拙之無能大人先生聞一言以自寵堪笑老翁七十之狀尚思阿婆三五之時隨蹋槐花偶穿楊葉終然舉子之刺竟遭考官之疵謂士衡之患多俾曹參而居次進恐復貽譏于狗曲退而姑卒業于鱣堂手披百篇不免諸生之笑子來幾日竟爲長者所先驚雌甲之偶同辱受辛之嘉惠茲益伏遇某人詞林孤鳳學海老龍現丁卯之文星出而爲瑞題癸巳之石壁隱不求名人皆爲斲以汗顏公獨憑軾而觀戲孺子可教詎華袞之過褒將軍肯臨卽皋比之勇撤某埽門雖晚傾蓋如新載披貫道之文深

感憐才之意上飛怒翼不能擊鯤水于南溟下拜低頭惟願逐龍雲于東野

回句容夏君範投啟

敬爲曾南豐每思誦陳無己之句近舍皇甫湜乃徒取白樂天之名得非自厭於家雞未免驟驚於越犬況尙論取友無出一鄉之中而患在爲師遠求千里之外疑之者問不相及之馬惡之者揮從何來之蠅幸傾蓋之方新辱貽書之甚寵奇哉抉雲漢分天章之手施之被薜荔帶女蘿之人信流水之知音奈陽春之寡和伏念某就木之矩有蓬之心始焉壯而欲行之今也老之將至爾桑榆落日獨倚行藏之樓花柳前村都非歡娛之地兔園之冊子雖熟雁塔之題名不存食牛之皮已七十矣搏鵬之翼奚九萬爲偶聞武城之歌遽下洪都之榻此非子之坐笑于列以何堪誰謂汝無家懷其安而不去遂作他方之遊客當爲東道之主人伏惟某官吐鳳詞工屠龍技進愛子以方之義教人爲善之忠屢撤皋比

盍扶鳩杖泳南溟之泮水采彼芡苳修句曲之宮牆敬夫桑梓旣
不怪南州之雪方將逐東野之雲來啟云上下四方思隨東野論心甚真握手
恨晚友士之仁者雖非利器之良工適子之館兮不忘緇衣之永
好

回陸靜遠招入義塾啟

北面弟子欲就良工東道主人誤邀俗駕方小窗之聽雨忽廣坐
之披雲雖同爲吳郡之宗敢自認汾陽之譜伏念某空空未學冉
冉餘齡屢曾鵬鶚之橫秋久似蛟龍之失水爛熟兔園之冊半費
精神崢嶸麟閣之名徒勞夢寢乏溫故知新之益蹈芸人舍己之
非說詩不至於解頤讀書謾誇於便腹豈意癡頑之老子亦如起
廢之浮屠俾攝舉比聿觀龍象茲蓋伏遇某人山川清氣海嶽雄
襟能庇寒士以萬閒得育英才之三樂曰見義不爲無勇而教人
以善學忠家塾一新生徒四集盍取多聞之友共收半學之功某
適從何來非所宜據安得秋陽之暴皜有慚幽谷之遷喬正恐犯

孟氏之好爲雖欲強曾子而不可庸蜀日粵嶺雪難逃眾口之見
嗤北海水南溟雲願挾諸君而遠到拜命之辱奉幣以登

代回句容程宰啟

聞絃歌之聲知能施於有政行束脩以上愧不足以爲師偶得荆
州劉公之書欲下南昌孺子之榻古有此禮今非其人伏念某童
而習之老無能已以吾長乎爾苦來日之無多莫我知也夫抱遺
經而獨處青眼一顧白頭如新幸無鄒子之先容肯索李生之高
價茲蓋伏遇某官鳴琴多暇製錦甚工士元非百里才何嘗不治
冉求可干室宰豈曰未仁姑小試于牛刀乃先求于駿骨伊欲逐
雲龍于東野又疑驚雪犬于南州樓謾想于行藏門當謹其出入
未敢從容于函丈正須俯伏于仞牆以吾爲邑長于斯固將學道
則愛人也有笑于弟子之列安能受業而解惑哉聊抒下情少需
後命

請曹教啟

學必有師其聞道也先父不責善故易子而教凡潔以求進者吾未嘗無誨焉恭惟某人貌古神清才高學博一過目而史輒誦八叉手而賦已成淵源所漸範模甚正某子姪輩少壯不努力孩提巧相如就有道而求正焉微斯人誰與歸也昔長者絕子非子絕長者聞決意以西歸今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願降心而俯就

謝徐教啟

除講書

入學招諸生幸過昌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慚非老杜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竊惟講書之選以待博學之人論史不及子長班孟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奈觀聽何必來狗曲之譏適重鱸堂之辱如某者天性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攬說古今之得失每自負不碌碌者今何爲是栖栖與所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於穀其餘經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誤聽菊榜之鈴素不齒芹宮之籍嗟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占善者率以錄茲蓋伏遇某人秋雲雙鶚春浪一龍身閑梅閣之

仙游手葺杏壇之生意園蔬蕪穢昔容樵牧之童水藻精神今選英髦之士致令躍冶豫在鑄金某敢不首參諸老之門盡足三冬之學後生蠟等莫逃鳴鼓之眾攻異日說書不滿斲輪之一笑立坊請王麟椒并謝保舉啟

某年逢九三大耄之嗟特無八十常珍之養甚吾衰矣莫我知夫每追思孔文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舉賢薦禰衡之表旌德立鄭公之鄉起當代之文風傳他年之佳話顧惟先輩素號名流有若無實若虛柔不茹剛不吐彰善而瘴其惡當仁以讓於師一加華袞之褒百倍青萍之價門闌之色多喜意亦頗濃玉帛所及皆餘我何以報有一尊酒興來欲盡於君歡無百年人會後未知其誰健儻不遐棄幸賜早臨

回學生曹無易投啟求跋其先人所修家譜

親幸未至于塗人又豈止五世之澤師不必賢于弟子當自成一
家之言載披鴻藻之摘詞尤見青藍之出色竊惟曹叔振鐸之裔

昌于延陵季子之邦簪笏相傳箕裘不墜宜登名于竹簡奚借重于芻言西山之記睦亭惟存真氏老泉之引族譜自述蘇宗況今家學之心傳尚有父書之手澤何勤四六引喻再三方愧狗之續貂猶幸蠅之附驥友古人尚論其世已與君爲再世之交後死者得與斯文但慚我非能文之士薄言占謝不敵先施

賀朱南伯受鄞縣簿啟

伏以桑可懷鵲想泮林之久樂枳難棲鳳喜賢路之初升匪爲簿書之能乃有民社之寄昔在元晦曾仕同安至今思畏壘之居猶未忘紫陽之教雖泉明迴隔而官氏相同會見今人能行古道某年矻矻以猶學髮種種而奚爲嗟老死其無聞知後生之可畏是我主簿已素簡于上知謂君中書行卽膺于大用

謝人壽啟

蹉跎五十九年無能爲已擘畫二三百歲不亦難乎荷繾綣之故人念婆娑之老子申之善頌饗以多儀既推介壽之恩敢後拜嘉

之禮繡段辱美人贈何以報之斑衣作小兒嗟聊復爾耳
回尤叔永弟壽啟

有弟遠方嗟雁行之中斷揆余初度偶龜息之尚存分甘晚節之衰猛省平生之過拊我之恩莫報友于之義不敦思之幾欲無生至此又焉足賀特以連棲之樹來加一瓣之香歲以爲常餽之則受我生壬子慚非君貺之妙齡昔有卯君更比子瞻而高壽
回繆惟肖弟壽啟

憶荆花之成樹可惜分居歎樗木之不材偶因得壽豈意親親之義能推長長之心乃睠生辰特承嘉會祝以斑衣之雅戲申之黃絹之好辭欲令周子之兄得奉老萊之母式相好矣何以報之舉池塘春草之詩有如昨夢酬風雨夜牀之約共樂餘生

回生日啟二首

塗抹少年曾有飛黃之志婆娑晚景遂成尚白之玄多謝故人頗衰老子記我湘江之初度享之平陸之多儀素絲有類于幣將玉

羽奚煩于經換飢飢喜成功于新婦香餐令乞巧于神夫更分鄰
燭之輝又致辦香之敬拜嘉敢不圖報則那辱遠使之駢駢答空
函而咄咄周之生也幸而免有愧聖人之遺言飲且食兮壽而康
曷勤君子之善禱

阿婆塗抹曾記少年老子癡頑可憐晚歲自歎樂天之白雪敢期
梁灝之青雲初度再臨俱存有感獨荷故人之繾綣遠馳膚使之
光華翦南海之香沈刻鄧州之花蠟載酒不煩于問字換鶯何待
于寫經瓜以乞神夫之靈麪以借新婦之巧粲然庭實充此空虛
敢不拜嘉未知報德笑矍翁當六十三歲甚矣吾衰與渴睡漢
爭第一二籌壯哉此志願回善頌還祝魏科

回表弟惠則之賀壬戌生日啟

凱風寒泉之思已慚子道落霞秋水之句允屬天才果有弟之最
強肯厥兄之弗念華予晏歲享以多儀爰三肅以乃登奈七襄之
莫報老者頌白況又當二首之年贈之乘黃無以結同心之好

戊辰回生日啟四首

七歲

于渭之陽我見舅氏在浚之下莫慰母心撫存沒而興懷念劬勞
之難報我辰安在君惠未忘歲復歲能常繼乎親其親亦可受也
耆英會上敢齊彥博之年靖節詩中獨載孟嘉之傳

安樂窩中多堯夫之十歲耆英會上與潞國以同年自憐衣褐之
窮僅能食粟而已荷諸公之假借容老子之婆婆餘光已薄于崦
嵫善頌至形于嵩岳殊不念庚寅之枯槁誰能記甲子于泥塗此
一瓣香豈讚揚之敢受餘數尺錦愧裁答之未工

吾衰也久矣犯老而不死之譏人交而敬之有愛欲其生之意揆
余初度享以多儀香涎翦龍海之雲花炬割蜂崖之蠟湯餅既宜
于深注籠禽未免于生燭喜手開諫議之械知腹免將軍之負維
其旨且有我指如此異味必嘗俾爾壽而臧以心卻之他辭不可
敢無下拜是用登嘉起聯一云疑年而使年分甘
八辱吾老以及老是謂善推
臣老無能為矣不惜餘生人交久而敬之獨存高誼已廢蓼莪哀

哀之什驟歌伐木澣澣之詩驚百實之旅庭忘寰空之在巷我生之初尚無造嗟皇皇欲何之長者有賜不敢辭使僕僕爾亟拜
回人壽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問生辰其安在字余靈均名余正則慮行道之猶非初焉年富以力强今也形枯而容悴幾逢初度自厭餘生八千歲爲春爲秋古無此理九五福曰壽曰富他有其人我非良士之皤皤君有故人之戀戀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終不樂于余心爾酒旣旨爾殽旣嘉乃用將其厚意何敢不恭之卻第慚匪報之投

答慈雲長老壽啟

某恨不託西方極樂國幾曾瞻南極老人星孰晏歲以華予在遠方之瘦弟釋氏親抱送每笑大兒之位卑彌勒遲下生不見阿婆之年少拈香一瓣祝壽八旬老夫乘興欲東遊思聽對牀之夜雨明年此會知誰健且挹在座之春風

回無華弟壽啟

姓雖鴻漸齒本雁行元方季方未必皆難爲孔氏釋氏似曾親抱送嗟哉念母之不見豈曰事兄之未能每于初度之臨輒致瓣香之祝鑄鐵爲限任鬼拍手笑人借板與槌請師逢場作戲信難開口且莫皺眉

回吳季仁壽啟

老子閒居方闢三三之徑故人相問適當九九之期縱難保于百年喜又加于一日問生辰其安在雖後甲以何傷爾殽旣將我心則喜壽八十單一歲將沒齒以何言醉三萬六千場方開口而大笑不妨命駕相與盍簪

回表弟惠則之壽啟

見我舅如母存焉今則已矣求乎弟事兄未也古猶難之況於中表之間講此尋常之禮每逢降寅之初度必有受辛之好辭更加及物之儀益重懷親之感甚至廢蓼莪讀不亦悲乎如云無渭陽

情焉能有此四者具美矣美矣再而拜受之受之
回湯氏贅婿啟

遼闊先生之裔及見聞孫淒涼內相之家有齊季女一言作合二
姓爲婚令弟學士綽有祖風青氈可復某女幼離母訓繡組未工
自傷貧而嫁之難輒從壯則贅之禮立冰有請種玉何煩俄筐篚
之厚將愧瓊瑤之莫報女不嫁凡子定知此士之非凡我疑是老
奴但願與君而偕老

回薛婿啟

齊兄機名嗟久荒于喬木與君任齒幸新託于女蘿偶因一語之
投遂結二家之好英嗣據牀坦腹士器非凡某女舉案齊眉姆儀
未習訂金既定種玉奚煩茲逢納聘之期敢負論財之愧婚姻采
菡已言就于爾居幣帛承筐又以將其厚意便蕃所錫肅拜以登
回王氏婿聘啟
兄弟式相好韡如棣鄂之華男女得及時蕢若天桃之實正塤篪

之共樂宜琴瑟之永諧令弟卓有才名列滕閣三王之次孫女劣
無容德生華亭二陸之間作合自天于歸有日宜爾室家之壺厚
其筐篚之將何以報之永爲好也會言近止迨其吉兮橙橘當時
旅百旣光於庭實柳梅近臘喜多行見於門闌

代聘啟

兩家生子得及乎男女之時二人同心實重以婚姻之好已訂百
金之諾今陳五兩之儀令姪女四德俱全宜家宜室而某子一經
未就學禮學詩旣鳴鳳之允諧信委禽之非強天桃灼灼是爲親
迎之期采蘋祁祁喜有來歸之日

代袁聘李啟

汎濫奉高之器莫振衰宗聲名元禮之門敢攀華冑數仗立冰之
語始諧差旦之期令愛在室有儀積工於組紉而某姪過庭無誨
廢業於簡篇託根望桃李之春徙蔭恨桑榆之晚將子無怒愧乏
於良媒待我不來果成於後嫁久矣鏡臺之人老終然杵臼之仙

成雖過結髮之年幸有齊眉之日亦繩繫足信可驗於前緣紅綵
纏缸慙莫將於厚意

代張聘李啟小姨

留賓翦髻賢可佐於尚書對婦齊眉才不如於京兆恃通家之宿
好諧再世之前緣合姪女姆訓婉從禮不愆於內則某男父書粗
讀教何有於義方幼年誤中於雀屏中歲暫昏於鸞鏡昔參政爲
薛公之兩壻而龍圖娶趙氏之九姨曾謂小兒敢希先輩偶仗冰
人之語重尋月姊之盟幽女同歸正值九月授衣之節魯人不敏
敬陳二年納幣之儀起改云門闌多喜知異味之相
投江海一生愧長生之已老

代李聘陳啟

王孫覺貴自慙非李監之家公子出盟安敢望陳人之婦爰仗立
冰之請遂諧種玉之緣令愛四德兼能夙嫺姆訓某子一經未識
初就師模卜既叶於飛凰射偶逢於中雀問名已定納吉有期陳
雁幣之五尋侑鯉魚之尺素六月徂暑近仙橋駕鵲之秋三星在

隅候寶扇迎鸞之夕

代陳聘徐回啟

擇聘徐吾犯妹何待委禽卜妻陳敬仲卿將諧鳴鳳信兩美其必
合不三年而有成令弟學士庸敬在兄有似棣華之韡韡某姪女
幼孤依母不知桃葉之薰薰方將借巧於天孫未免墜言於月老
用幣必百兩深愧於論財及物享多儀謹從而拜賜兩家生子樂
得男女之及時十月爲陽多見門闌之喜色今茲納采何以報瓊

代李回陳聘啟

師友通家敢尚記登龍之舊子孫有國已先開鳴鳳之祥睽然二
姓之觀殊非一日之雅令嗣允文允武已盡讀於父書姪女言德
言容豈足稱於女史因久交而愈敬辱前好之不忘遠賜魚緘旅
陳雁幣筐篚之將甚厚瓊瑤之報未能聘則爲妻聊蘋蘩之是奉
歸而宜室看華實之相輝
賀梁介軒婚啟

茲審年似劉郎婚如崔氏點易悟枯楊之義操琴感飛雉之音妾
詠藕花何須媒氏郎騎竹馬不記幼時既協鳳占卽看熊夢樂得
淑女求庶士迨其今兮疑是老奴未免俗聊復爾耳

賀人納婦啟二首

有子克家擇日授室富而好禮遙知百兩之將貧不以財愧乏萬
錢之賀願獻芹而何補幸采菲之不遺婦嫁曰歸望門闌之喜色
客來不速喜左右之先容

生男有室歸子宜家百兩盈門切鄙荆釵之儉三星在戶交輝花
燭之光某久辱恩知欣逢慶事微芹采獻副楮別陳

賀人贅壻啟

茲審令愛孺封吉符鳴雁仙侶乘鸞男室女家正婚姻之大義君
車我笠見故舊之交情諧兩家生子之盟爲百年偕老之計里閭
稱歎姻黨交欣親迎則得妻喜見雀屏之壻嘉會以合禮愧非鹿
野之賓不腆菲儀具陳副幅

回俞親家七夕問信

某方結奴車而送鬼又逢女隸之祠星豎子居育若我何舉室困
纏絲之疾天孫施巧不余昇終身懷蹇滯之憂顧何人與白以論
文忽此日道甫之問訊天上想秋期之近人閒望月影之圓先之
儷六之文粲然旅百之實諫議緘開於陽羨右軍經寫於山陰微
神夫以香餐詫新婦之飴飴喜具四美莫報七襄第占鵲喜之聲
豫卜鸞和之吉臣有大拙自甘長竿犢鼻禪之貧君惠稱盟會見
繡褥孔雀屏之美

賀冬啟

葭飛六琯苦人事之相催梅寄一枝想江南之無有旣七日來復
爲得與之喜況二人同心如斷金之堅顧囊一錢之不畱而家四
壁之徒立不腆敢犒從者豈曰以充君庖是謂獻芹何圖報李去
寒食百五日此其時乎待明年第一籌屬之子矣更祈茂對以迓
方來

與王明賀冬啟

才誇賦日笑五色之竟迷節屆書雲喜一陽之又復覺我襟懷之
春益任渠頭腦之冬烘莫遽嗟吾道之窮且共祝斯文之壽葭飛
瑄內已占子月之初爻梅占花頭豫卜丁年之佳讖
送冬節啟

白雪催年笑夜行而不止黃雲紀節喜陽長於方來此其爲君子
之亨無以效野人之獻伏惟學士抱黃鐘之器當緹室之期暫六
鷁之退飛終羣龍之接武自傷貧女豈知繡綫之添猶望故人或
有綈袍之戀

謝賀冬啟

六鷁退飛壯心已矣一陽來復生意茁然緬懷蓉浦之仙人遠餉
梅簷之詩客珍饌蹴園蔬之味玉塵滌湯餅之香分柑載詠於蘇
詩乞米敢煩於顏帖粲然四美暖此一寒爰肅使以拜嘉併修辭
而致祝冬烘錯認已迷古賦之日華晝短添長請繡今時之花樣

答魏教冬啟

時支學糧未得

某抱病旣多惟須藥物愁吟已極不覺梅花感令節之書雲致微
勤而獻曝初非引玉何以報瓊履陽之七方來受物之三爲粲然
監侯之粟未貸而使者之餽忽來活我以斗升旣不免車中之呼
畜之如犬馬安敢爲門外之標

答冬至啟

影添長綫七來復道之亨印啟斜封百致旅庭之實維其旨矣何
以酬之伏惟某官居然碩果之才允矣黃鐘之器立節凜冰霜之
潔存心秉松柏之堅茂對殊休益孚永好而某歎病懷之蕭索感
節序之崢嶸竹屋多寒久冷地鑪之火梅簷小暖頓回江驛之春
謝心困同年冬節送物問病啟

與伯符同年所少者非一月往子輿問疾莫逆者無四人嗟天時
人事之相催感棣萼梅花而成詠聊爾獻野人之曝胡然贈驛使
之春是謂報瓊敢圖返璧愛玉體享黃髮願同百歲之期添弱綫

動浮灰均約一陽之慶斐然裁答無任感藏
冬至謝子淵兄弟送啟

已覺年深風送退飛之鷁又驚歲晚日迎長至之陽吟有簷梅食
無瓶粟荷墳箴之伯仲記筆硯之交游心憐野叟之貧歲有廩人
之餽問子桑而裹飯此意良勤射后羿以彎弓彼顏有覲

謝夏君範惠鵝酒麪啟

君子觀止適我願兮尊者賜之維其嘉矣幸不拒以訑訑之色又
烏用是駢駢者爲餅餌香來恨無新婦之巧做麪醪醴作不待稚
子之能賒祭物者三感德惟一盞食每飽想渠渠容夏屋之中鼎
肉可常敢僕僕辭大門之外

謝人惠雞酒書達而物不至啟

伏承高明遙念孤寂賜之雙膳先以乘壺偶被饗人之竊更併與
從事而烏有不成享也可復許乎嗶嗶辱遠使之來咄咄答空函
而去聊資捧腹更約論心

謝友人惠詩墨啟

老子作戲未免逢場羣兒不量殆幾撼樹怒水蟹而不釋傳市虎
以皆驚江生忌王式之來轅固爲公孫所目斬頤從教萬段賣放
不直分文或按劍以生疑或彎弓而反射如能自古好善何人伏
惟某人阿閣翔鸞渥注神駿斂翮睨倦飛之羽袖手觀汗顏之工
方且驅蹙浮圖爲師對醜道士聯句手加拂拭力借吹噓色絲幼
婦之詞過於褒寵子墨客卿之寶勉以琢磨眾好眾惡而必能察
焉誰毀誰譽而有所試矣動而得謗況無韓愈之虛名意獨憐才
有感杜陵之高誼斐然占謝誓以珍藏

謝送物啟二首

八十常珍無望深衣之養九三大耋尚能鼓缶而歌方擬合於朋
簪忽遠承於使聘殺核旅庭之百羽毛充庖之三飲羔恨乏於淺
斟煮餅旋加於深注侑之以黃絹幼婦之句煜然爲絳縣老人之
光皤皤旅力旣愆可弔也而非可賀僕僕問餽亟拜不受之則爲

不恭

扶靈壽杖每笑孔光結老人星曾嗤杜甫但願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敢誇多喜於門闌惟愧相邀之泥濫與故人飲自謂中聖人可乎有顯者來姑以犒從者而已

代回任送物謝啟

方旋五馬忽惠雙魚有約論心尚未申於契闊開緘見面已先辱於勤渠驚旅庭之實數取之多愧物土之宜一無所有予者傷惠卻之不恭所喜有母以嘗羹豈敢對客而捲錦朋友之餽不拜使肅以登玉帛皆君之餘我何以報稟酬厓略感激輪囷

牆東類彙卷二

牆東類彙卷三
策問

制使

問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其奉使之始與然王人微者非有生殺予奪之權也伯主陽推尊之耳漢之部刺史非今之宣慰司與唐之觀察非今之廉訪按察與太守得人足矣焉用觀察使與刺史得人足矣焉用觀察使與部刺史觀察使得人足矣又焉用遣使專行與漢元狩六年遣博士等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舉獨行之君子所舉者何人與始元元年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地節四年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漢之民何多疾苦與五鳳四年詔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所謂苛刻者指前使者與指郡國之吏與遣使者矣又以御史掾繼之豈使者不足任使與唐陳子昂有言出使巡按天下莫如

釋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爲使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宰相奉詔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子昂之言切中時病然當時何時毋乃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與昔有便宜持節發粟以振貧民者毋乃矯制與昔有埋輪都亭劾大將軍者毋乃犯分與昔有登車攬轡慨然有志澄清者何爲不免黨錮之禍與昔有以御史出使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者何爲所行不逮所言與諸生援古證今以對勿激勿諛

養士

問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夏專於教周專於養何與養養老也國老庶老何以別上下庠東西序何以分制可攷與米廩虞庠也所以藏粢盛非以廩士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未七十者不可養於學與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皆何所取給與古之士已仕者也未仕者庶民也不得謂之士子輿

氏有曰下士與庶民在官者同祿足以代耕而已未升俊造之列者謂之民材指庶民之有材者也庶民不過百畝之田而已游庠序之閒者官給之與自給之與東都修黌宇千八百五十室游學至三萬餘生史不載其營造廩給之費所出唐天寶閒二監學者千百數有司乃有學徒廢官廩博士濫天祿之譏以此推之廩士之費皆官物也其費隸於何官與監學自掌之與近世學校之盛名都大邑學租以數千石計偏方小縣亦不下數百焉天恩浩蕩凡貧難老病之士咸沾及之然謂之士則眾所推服者也不爲眾所推服者可及之與爲眾所推服者不可及之與貧難者可恤也富連阡陌目不知書者在所當黜與老病者可矜也年少惰游不肯任事者在所當黜與風憲之糾覈正官之提調有司之干預或過於嚴則拘或過於寬則弛如之何則可出納之吝則有司存何以在四惡之列食之雖寡用之既舒何以爲生財之道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不傷廉與不傷惠如之何則可若夫

版籍不明何以釐之萊田多荒何以闢之監臨自盜何以禁之逋
負積弊何以澄之養士之計亦學校急務也幸詳以告
士行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以盡堯舜之道與舜事難事
之親烝烝乂不格姦所以謂之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藏怒不
宿怨所以謂之弟堯之孝弟果見於何書與孟子何以並稱之與
王季立而泰伯之荆蠻詩何以言其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
慶與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豈孝于親卽能友于兄弟與孔門德
行科止四人閔子騫以孝稱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仲
弓父賤而行惡顏子先顏路而亡二子不聞以孝弟稱何與豈孝
弟不足盡德行與曾子養志可謂孝矣而不在德行之科何與信
義二字五常中之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似合而爲一何與子曰
君子義以爲質信以成之又分而爲二何與人而無信猶車之無
輓軌也乃曰言必信小人哉何與君子不亮烏乎執亮信也乃曰

君子貞而不諒諒小信也何不同與小邾射不信大國之盟而信
季路之一言以其無宿諾也夫子與蒲人盟旣出東門而背之豈
要盟神果不聽與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諸侯之餽曰其所取者義
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爲不恭也故夫子受陽貨烝豚然孟子於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果合於義乎舍生取義二者不可得兼
也子路結纓而死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祿爲
非義也召忽舍生者也何以爲匹夫匹婦之諒與管仲之不死果
合於義乎夫孝弟信義士君子之美行也夫子以稱孝稱弟爲士
之次又何與孟子謂大人言不必信又曰非義之義大人不爲又
何與方今詔下興賢務選實行必欲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
義然後取之諸生讀聖賢書爲君子儒平日之所講明而服行者
果不出四者之外與願析言之以祛有司之惑

試策

問隋立進士科初試策而已其法昉於漢孝文時有若晁錯孝武

時有若董仲舒公孫弘其策可攷乎錯之策明五帝三王五霸之道惟人情終始一節可讀餘皆汎而不切之詞當時何以取之乎仲舒發明天人之蘊舒徐而不迫純正而不阿何以不當帝心一而至再再而至三乎公孫阿禹湯而薄周公帝何以喜之乎雖然漢之策士去取猶出上意後世則付之有司耳有司公歟明歟猶可言也不公不明則業精行成者皆屏之矣又何以能達上聽乎明主可爲忠言而諸公不喜生語爲士者將專攻上身乎將發憤懣譏公卿乎將上負天子而併負所學乎諸生次年皆將上春官盍各言爾志將以覘斜日丹墀之對

科舉

問聖代運啟文明舉百年之曠典招多士以興賢甚盛意也博觀往牒歷代舉人之制其詳可得聞與虞朝敷奏以言是時以言舉人與所奏之言不見於典謨何與周禮六德六行六藝之目不聞以言舉人何與孔門四科乃有言語宰我子貢之言語可得聞與

漢世孝廉之科取實行也賢良方正止於對策而已以行取之與以言取之與隋唐以來謂之策試策始於漢與後人以詞賦并取始於何時與漢賦最古賈誼司馬相如揚子雲班孟堅張平子之流最善鳴者也有益於治道否與三國而下左潘陸謝之徒極力模倣不及漢遠甚唐韓柳復志懲咎等作亦能髣髴於騷否與明水披沙律賦也近於戲矣亦載之集中何與方今輔弼之建明專取明經不尚詞賦其說曰經學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詞賦是文之空言吟詠景物而已詞賦爲空言是已明經果有用之學與論語爲帝師而黨王氏明經舉進士而八風舞漢唐之人才何言之相反與抑厭浮華而取實行不專在於言語文字閒與然不以文取人又何以知其行與今五經皆本之先儒又參之以四書可謂知所務矣抑古賦與律賦均之空言何別與詔誥章表雖翰苑之儲也然豈非空言與策以經史時務覘所學也仲舒與孫弘並進裴垺與僧孺同流用而後見與伊欲經學明而人心正辭

章有用而絕浮靡之弊時事諳練而無疏謬之譏何道而可諸生
博古通今之才願聞其說以覘所學

江浙人材

問江浙古揚州域也秦爲會稽漢唐以來析爲郡縣不可勝紀地
產人材亦有可論者乎吳延州來第一流人物讓國不居卒亡其
宗是與非與言游吳人文學橋猶存焉不仕吳而仕魯何與伯言
幼節父子與吳存亡走立德抗叔子才略如此不肯仕漢何與建
中之敬輿慶曆之希文皆閒氣也論諫百篇天章十事有可施於
今日者與閩粵谿谷之蠻古不通中國武夷出朱夫子而西山相
繼其後四書詩易綱目皆成書也律呂新書讀書甲乙丙丁記古
所無也學者於此有能究心者否與敢問

課試

問詔下賓興自甲至癸於是四大比矣澄江士淵藪前乎三舉乃
未有一人上春官者何與豈學之無素與今茲戰藝不思所以刷

前恥與學校所以教養人才教養所以備選舉也州郡貢之以行
考官試之以文文固不可少與月課堂試所以校文也所以擬鄉
闈之試也前輩謂試者爭高下得失非義遜之風不若改試爲課
均之時文也課與試何別與朝廷待士至厚提調有長官訓導有
博士月有課季有試所以作成人才也挾冊而吟泚筆而作者何
少與聞鼓而食指廩而賦者何多與抑未有勸懲之道與有司舉
行於上或者沮遏於下又何與豈高才不屑於應舉與抑下才自
棄於科舉之外與昌黎有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不有司之不明
將來闔郡不薦一人豈不爲有司之恥與吾榜得人最多豈不爲
多士之榮與槐花將黃舉子不忙何與敢問經疑何以免穿鑿之
失經義何以免套括之弊詔誥何以不失代言之體章表何以不
失告君之體古賦何以及司馬二班對策何以對晁董公孫試據
言之將以窺所蘊

水利

問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幅員萬里東南北皆距海而止惟西海
未有考或以瀚海青海當之是與否與登萊之市青紅變滅信有
之與四明之巖光彩現相信有之與蓬萊之山在何許與尾閭之
泄在何地與黑水西夷之水入於南海禹貢可詳與雲帆杭稻之
轉來自東吳唐詩可考與使節之崎嶇饑道之艱險至元以來嘗
行之矣古道荆棘不知幾年蠻商海賈長年三老所不能知也創
而開之者誰與姑以耳目所接言之西浙之蘇杭東浙之台明溫
越皆瀕海也魚鹽之所出職貢之所有其利不貲秦漢時自會稽
以南以爲不毛之地不牧之民何與陰陽氣數盈虛消息亦有時
與宋史載蘇公軾守杭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於是濬茅山之
湖以受江湖濬鹽橋之河以受湖水民獲其利然此特導江湖之
水耳未聞滄海之爲患也攷之圖志青白沙鎮前後洋街坦頭沙
坑皆海之漲地也自鹽官之邑北至秀之海鹽昔有以隄捍海今
水利不修龍宮失職井邑民居盡爲所吞齧齧之勢未已何以禦

之與祈禳有術與厭勝有方與隄防用人力與消長委天數與朝
廷有道宰輔賢明百神受職行見玄冥退舍川后靜波矣或者過
慮試相與籌之毋徒曰土克水

水旱

問水旱之災堯湯被之矣八年於外六事自責聖人之用心也人
皆知之畜積多而備先具其事可得聞與國不幸有數千里之水
旱胡以相恤五行失性暘雨不時浙之西江之東渺爲一壑自淮
以北沿于宿亳彌月不雨蝗蝻遺種二者兼之矣備禦之方抑有
可講者與庸田之設所以築隄防浚溝渠亦旣後時豈無益與抑
豈可不爲後日之慮與山川之神所以司陰陽雩壇之禱坊門之
塞果有益與將應天以實不以文與振廩勸分非目下之急與矯
制擅發國有明禁何古人不之恤與大姓閉糴愚民強借官法兩
施亦有良策與檢覈之令半是虛文貪吏受振以十爲百何以得
其實與寬租已責通商惠工非權宜之策與田宅旣空調度何出

孝文減半之令果可行與債有公私權行倚閭貧者之利富者得無怨與舟車所至負販通行非懋遷有無之術與關津邀阻價值高昂禁之與抑聽之與守令牧民牛羊立視其死黜陟之典可舉與漢唐遠矣富公青州蘇公彭城劉忠肅真文忠江東之政朱文公浙東之績諸生亦嘗講求之與此時務也其悉心以對將以覘俊傑焉

備荒

問壬戌之秋浙西水旱相仍民食大禡朝廷軫念元元議振貸之民獲更生有司奉行惟謹實惠猶未徧及何與然事已在前矣天時無常繼今豫備之策不可不講立隄防浚溝澮厚儲蓄修義倉之法嚴檢覈之令孰便孰否孰利孰害請條陳之將轉聞於上

策

儒學吏治

問嘗聞聖門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之與學每相因

而不可相無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特子路率爾之言致取誚於夫子鄭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使斯言非妄則未之學者決不可使之仕也皋夔稷契所讀何書伊傅周召所習何業而所就無非有用之學於斯時也不聞儒吏之說也後世儒吏之說興遂判學仕爲兩途矣至漢有儒術飾吏治之語儒吏之分其殆起於此乎蕭曹丙魏之徒以刀筆發身其果能合儒吏而爲一乎唐宋以科第取士有不由科第出者輒共嗤鄙之而循良之吏代不乏人吏而不儒或有之矣未聞有不學而仕者子游聞之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言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皆不可以不學也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不報之閒以爲大故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信乎不學而仕者真所謂俗吏也何足算哉彼有猴冠麟植

鉗署尸餐仰視俗吏之踵若不能以追而及者此輩更可憫也嗚呼吏而不學可乎或者則曰周勃之重厚少文霍光之不學無術趙普之半部論語寇準之不及讀書皆足以寄大任臨大節若此者可無待於學也隨何鄴食其以腐儒敗事張禹孔光以經術誤國王安石之徒又以經學亂政因謂深於儒者未必能習於吏也遂使無學者皆得借是以藉口然則儒又果無益於人國乎噫古之吏非今日之所謂吏員也古者之儒亦非今日之所謂秀才也不求夫古之仕古之學而切切析取舍於今之儒今之吏祇見其扞格而不相合耳當今聖明灼見吏弊悉易以儒真救時之良法也然吏姦已極革之誠宜而取吏於儒得才能幾願爲酌中之說以俟觀民風者采焉

儒不習吏謂之拘儒吏不業儒謂之俗吏儒謂吏曰務刀筆筐篋不知大體吏詆儒曰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二者胥失之然君子不以爲吏之過而以爲儒之過夫儒者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周公仲尼者荀卿氏之所謂大儒揚雄氏之所謂真儒也四海皇皇枕奠于京周公用於周之大效也齊人章章歸其侵疆仲尼用于魯之小試也豈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者耶儒於道最高與天地並烏可與簿書期會之間較優劣也彼之所以敢較吾儒者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耳周公仲尼以前儒之名未立也契敷教夔典樂皋稷陳謨安得無書可讀耕野之夫開口說仁築巖之叟開端言學安得無業可習特書非後世之書業非世俗之業耳自周禮有道得民治得民之說而儒始與吏爲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令爲師而儒大爲吏所擯自漢人以經術飾吏事而儒又爲吏所假司馬九流以儒者爲一流劉向諸子以孟子爲一子劉歆七略以六藝爲一略彼司馬氏劉氏父子漢之所謂名儒而自貶其道如此母怪乎法家刑名家之眾喙爭鳴也吁有由矣泗上亭長布衣時蕭曹以爲吏掾故鄴侯入秦相府先收圖籍而不收博士所掌之書平陽侯相齊避堂猶舍蓋公而不用齊老先生之說規模大略

可見乃翁素不修文學而蕭曹贊之彼隨何鄙食其之徒正復說
客之靡耳而例以腐儒目之腐則腐矣何儒之有周勃霍光皆重
厚可託之人然勃少文嘗東鄉坐召諸生趣爲我語其不遜如此
一旦逮捕勃寤不知所爲行千金獄吏吏以牘背示之幸而獲免
勃乃歎曰吾今知獄吏爲貴也霍光不學謂儒生多竇人子喜妄
說狂言心嘗嫉之一妄男子詣北闕公卿錯愕不敢發言京兆尹
至引春秋斷之光乃歎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吁獄吏
受賕變易獄詞京兆證經誤引古義漢朝皆不知覺可笑也已史
言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然丙魏與蕭曹又自
不同少卿學詩禮皆通大義弱翁學易對策高第皆稍習儒業因
孝宣好法律刑名故二人總領眾職奉行故事考核名實以稱上
意然相業亦止此爾太子常侍讌請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
制度奈何純任德教亂我者太子也以當時觀之孝宣之言爲過
然元帝以後孔光張禹用事依阿洹忍黨奸誤國卒如宣帝所料

用儒之弊一至此哉雖然漢儒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吏長
子孫非案牘之吏員也走馬看花浮薄是習雁行鉗紙貪墨是營
唐人又愧漢人矣丙翰條貫隔裁太甚中書吏額紛爭不息宋人
又愧唐人矣人才不古每況愈下少知治體者豈不爲寒心哉或
曰坐雪夜地爐之頃定先取江南之策卽半部論語之趙書記吟
野渡孤舟之句收澶淵一擲之功卽未讀漢書之寇同年人焉用
多學爲哉半山老子垢面讀書異時青苗取役大爲民害是以學
術殺天下也余應之曰趙韓王爲相焚利害文字於通衢寇萊公
用人叱堂吏不肯檢例簿二公之所爲亦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王
荆公祖老佛之緒餘談管商之末要未爲知道者安得以此病吾
儒哉太抵近世一種議論上自臺閣下至郡縣以趣辦金穀爲才
以句稽朱墨爲智以不報期會爲大故以謹守繩墨爲無能納賄
成風與奸爲市習熟聞見以爲當然至於巖穴隱伏之人守道而
莫前門戶孤寒之士無階之可入羣非迭毀極力擠排儒風不振

久矣朱博謂諸生曰吏奉三尺律令從事亡奈生所言何且持此道歸待堯舜君出而陳之俗吏所言大率類此今天將興唐虞之化而堯舜之君出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諸生幸得遭遇其時當建萬世之長策輔太平之隆基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關朱博之口而奪之氣可也豈止明經取青紫誇一時而榮一鄉哉雖然崇儒道者非止設科目之謂也抑吏權者非止減資品之謂也崇化厲賢彰善癉惡孝弟申明於庠序之間勤儉儀刑於表著之位意向招徠可以鼓舞羣動政教清明可以臨照百官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

牆東類彙卷三

策
牆東類彙卷四

選舉

問孔子四科曾子不與何與或曰參尚少也有若長矣亦不與何與或曰是從我陳蔡之門人也是與否與德行四人吾無閒然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子貢有不幸多言之譏其言語亦有失與聚斂也具臣也危而不持也顛而不扶也果足以爲政事與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文學安在與三千之中取七十焉七十之中取十哲焉然而四人之外猶有可疑者甚矣才之難得也唐虞至今以科目取人始也選之以德行又試之以言語又考定其學問之高下既中矣然後責之以政事一人之身四者欲其兼備不又難得與古之論人各取其所長後之取人不問其所短何與皆所未喻也諸君子試評之

有聖門教人之法有朝廷取人之制教人之法有高下優劣之分

取人之制有兼收並蓄之意孔門之四科以德行稱者四人以言語稱者二人以政事稱者二人以文學稱者二人後世謂之十哲而先儒以爲皆從我陳蔡之人曾子有若子張之賢皆不得與孔門之高第弟子固不止此而此亦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夫子皆不及門之歎而記此十人且并目其所長然其才品之高下優劣則各因此而可見蓋顏子三月不違仁閔子之孝無閒言伯牛之騏且角仲弓之可使南面四人之德行吾無閒然矣子賜以言稱而聖人有聽言觀行之悔有不幸言中之戒是言語猶未當也由求以政事稱而聖人有爲國以禮之哂有聚斂附益之攻是政事猶未純也游夏以文學稱而聖人修春秋不能贊一辭是文學猶未至也聖人設教洙泗一時門人蒙被教育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間間者侃侃者行行者達者藝者辟者彥者而聖道之傳以魯者得之是四科之說猶未足以盡人材也吾夫子以庇覆生民之器歷聘列國轍環天下卒老於行一時門人顏天於陋巷騫適於

汶上牛終於牖由死於臺子夏適於西河之上無一人得君行道以少攄平生之學者蓋春秋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賓興大比之制已壞諸侯弱卿驕大夫侈世臣專政陪臣執命賢人在下無階之可仕無路之可升白首槁項於深山窮谷之中埋光匿彩終古不見可歎也已陵夷至於戰國大壞於秦經入咸陽之市儒入瓜邱之穿而仲尼之徒熄矣漢興諸儒區區修補千瘡百孔縣縣延延如一髮之引千鈞時君世主或表章宗尚或厭棄鄙薄隨其好惡爲之軒輊而吾夫子之道自若也由漢至唐以門第任子弟以科目取孤寒不出兩途門第之弊不過納袴而已不過膏粱而已科目之弊尤甚焉拘于聲病止于雕刻言語尚未能也況于文學珉中玉表卮貌蠟言文學尚未能也況于政事畫餅充飢談河止渴政事尚未能也況于德行蓋科目之弊極矣天朝神武混一區宇科場條貫廢格不用一埽場屋向時之弊士始知有務內之學真人勃興天下文明斷自宸衷不由奏請遵成周鄉舉里選之法考

賓興大比之制明詔有司必以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爲先猗歟盛哉不圖今日復見成周也執事先生首主斯文之柄下策承舉以孔門四科之別而有感于今日取人之制愚不敏竊有歎焉孔門之教一人各專一科而今日之取人一人欲兼四科豈人才盛于古耶是不然一人各專一科者直指其實事也一人欲兼四科者鬚鬚其意也愚生固不敢厚誣聖代以爲無人然四科以顏子爲先顏子之下不聞復有顏子千頃之黃憲不足比也四科以子夏爲後子夏之歿不聞復有子夏小冠之杜欽不足數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顏淵然何可以不希顏淵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子夏然何可以不慕子夏也今以孝弟信義取人縱不如孔門之德行而事親從兄交友待人之際可跌蕩于規矩準繩之外乎今以五經四書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文學而格物致知窮理盡性可視爲空談止于套括而已乎今以古賦詔表取人縱不如孔門之言語而代玉言而主諷諫宣上德而存忠孝可不以詩書

爲程準而止于宏博而已乎今以時務對策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政事而朝政之得失民間之利病斟酌于古便宜于今者可不以董賈爲比擬而止于制科而已乎嗚呼以千餘年科目之積弊而驟革于今日以百餘年文體之不振而更新于今日爲多士者當何以稱明詔而奉隆旨哉勸學崇化風厲四方上之人責也行義達道尊主庇民下之人責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愚敢誦此詩以爲今日賀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愚敢誦此詩以爲多士勸

農桑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內末則財不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贖極財正辭禁民爲非以農桑爲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迫于人之肌膚欲其亡爲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絕其飢

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
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制莫詳于虞周禹貢豳詩鑿鑿皆
精語三壤成賦而銓秸粟米供于甸服之內桑土既蠶而織文絲
泉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舉趾饁婦同于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
采繁猗桑筐女遵于微行九月授衣之收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
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爲主罰二
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
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
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
眾矣征用其三而民有殍爲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
不舒矣鄒國一叟懇懇爲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廢上
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爲田夫野
老之俗務耕奴織婦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

不售戰國折入于秦秦爲無道虐用其民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饑
女子紡織不足于帷幙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草
創百姓思樂息肩文帝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親耕籍田以供粢
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務本者詔令數下一則曰爲
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纂組以害女紅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奚止酒靡穀而已不能禁倡優下賤
之人不得爲后飾奚止害女紅而已漢之爲漢五六十年公私之
積猶可哀痛賈誼晁錯掇拾孟子餘論復屢屢陳之誼之言曰倉
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
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眾淫侈之俗日月以
長天下財產安得不蹙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
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
力生穀之地未盡墾山澤之民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
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

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并天下一家煙火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斂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實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祿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贏縑黃侵國之經費困窮失職貪惰成風長此安窮救之無術設使晁賈二子復生于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于今日者有司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菖葉東作方興戴勝鳴鳩柔桑可采茲維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誦聶夷中之詩者

問孟子答井田之問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又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正經界均井地平穀祿誠爲國家之先務矣自秦廢井田開阡陌漢因之無所改至王莽欲復井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買賣于是農桑失業百姓日以凋弊魏文行均田法最爲近古歷周隋及唐而定均田口分世業天寶以後歸于兼

并之家而口分世業壞矣使井田可復何爲王莽行之而弊使井田不可復何爲魏唐行均田而便于民抑井田之法非口分世業之謂耶方今篤行仁政經理田土酌古揆今富國便民之事無出于此或者奉行未得其策滋以病民遂使良法美意藐然無成效諸友講明于此熟矣願相與推求其要以俟他日大廷之對

封建古法也司馬晉行之而叛者起肉刑古法也漢文廢之而人心說井田亦古法也新莽倣之而失業者怨然則古法不可行耶曰不可行則古人不行久矣夫行古人之法當得古人之意故有尊賢親親之意則可以行封建之法有尚德緩刑之意則可以行肉刑之法有損上益下之意則可以行井田之法不得其意而守其法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吾觀孟子答文公井地之問凡二章始言貢助徹之異繼言公田世祿之制又言君子野人之別而終之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朱文公釋潤澤二字謂因時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然則先王之意奈何曰恭以禮下儉以取民仁以行政其在在上者如此庠以養校以教序以射而人倫明相友助相扶持而百姓親睦其在下者如此當是時也白墳黃壤青黎之地皆聲教漸被之餘而隴上輟耕之夫安得鴻鵠之興歎鄉師黨正閭胥之間皆德行道藝之選而絳縣老人之年安得泥塗之久辱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天意本雨我君之田我因蒙其餘惠耳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戒爾民當大發其力于爾之私田無尺地之不耕也蘇氏曰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法禁以厲之歟號令以迫之歟刑賞以誘之歟亦君民相與之意耳阡陌開而貧者無立錐王田禁而市道有泣涕仲舒師丹限田之請不行于漢漢民之不幸也魏文周隋均田之制卒定于唐唐民之猶幸也塞兼并之路減田宅之價此議法之善者口分給老小世業傳子孫此立法之善者然亦徒法而已楊龜山嘗論王荆公新法之弊引明道先生之語有關雎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大要歸于正心誠意之效龜山蓋深識此理豈鄙儒之所能語俗吏之所能知哉度田之法爲之以漸持之以久本之以信濟之以寬嚴而從于寬權之以義利而主于義酌之于今古而宜于今慢經界者始于汙吏務財用者始于小人與其百姓不足不若君不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淵中察魚不祥且中掩兔不仁大絃急則小絃絕耒耜奪丁男之利絲纊竭紅女之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屑屑計此桑弘羊宇文融之故智不可用也昔周世宗夜半讀元微之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來歲大均天下之田彼區區五代之君猶能留意民事如此況上皆唐虞之令主乎昔鄭子產爲政一年國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彼區區列國之卿猶能不失民心如此況願爲稷契之良臣乎邇者經理之法良法也有司奉行未得其意堯仁如天亦既

與之更始矣。條貫次第舉行執事，猶以成效藐然爲疑。何哉？僕也識字耕田夫耳，願受一廛而爲氓鄉校議執政。夫我則不暇流民貪吏鹽鈔法四弊。

策者所以料成敗計得失，明是非審利害也。詞藻云乎哉？記誦云乎哉？科場廢不用四十餘年，學士老棄林邱，遺書束之高閣。然時文之弊亦埽地盡矣。天詔興賢策以經史當世之務，以求博古通今之才。于是執事下詆承舉以四者之弊，書生不達時宜，頗諳往事，管窺壁聽，粗有千慮之一得，敢因明問而條陳之。蓋今日之弊有四，所以救弊之策十有二。救流民之策三：一曰擇守令，二曰輕賦役，三曰議振貸。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區畫，備禦在得其人。古之循吏所至，郡邑浚陂渠，立隄防，課農桑，廣儲蓄，四民樂業安土，重遷設遇，旱潦恃以無恐。今也爲人擇官，不爲官擇人，千里之師帥，教令不先百里之父母，撫字不職，郡邑無承流宣化之人，朝廷無考課黜陟之法，常平之政不脩，社倉之義不勸，勞徠不怠，招集有

功者不聞顯賞，闔境逃移，戶口稀散者，不必受罰，何必受人之牛羊立而視其死，與此守令不可不擇也。小民難保，天亦哀矜。本周邦寧，若古有訓，升平之時，猶宜輕徭薄賦，災歉之後，豈堪虐使苛征，且鄉田同井，誰甘死徙，維桑與梓，豈不懷歸，而餘糧栖畝，責之全租一室，縣罄算之口賦，檢覆之額未寬，追呼之費已重，役半飽之氓，隸興不急之工役，良由此邦之人莫我肯穀，所以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九重勤恤之旨，屢頒田里，愁歎之聲未息，是謂上慢而殘，下不能已，溺以視人，何異扼飢者之吭而奪之食乎？此賦役不可不輕也。民以食爲天，不再食則飢，方其遇災之始，儻爲措置之方，通商勸民，薄斂已責，但有苟旦夕免溝壑之計，誰無戀墳墓保妻孥之心，惟其守死之餘，遂起逃生之念，山郵野徑，露宿草行，蒙袂嗟來，傍人門戶，豈得已哉？而所至之處，不能存恤，官吏便文自營，封廩不發，驅之出境，委曰無他，愚謂宜畱者，給之閒田，貸之牛種行者，與之裹糧，續其口，豢復業者，返其田宅，正其疆界，利其家

復其身可也凡此破除之費一出公上之儲國家富有四海仁聖
視民如子豈與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較是區區者哉此振貸不可
不議也革貪吏之策三曰清選法二曰均俸給三曰嚴糾劾官
之失德寵賂日章源之不澄其流滋蔓方今大小之職頗稀清白
之風良由入仕之初但由保舉夤緣請託靡隙不鑽既仕之後不
試賢能日月爲斷不推功效閤閱是先吏掌銓曹有如互市視闕
之久近計秩之崇卑儻未屬厭不無淹滯高下在手遲速惟心營
求之力既殫取償之意愈急驅車在道見物垂涎不畏莫夜之知
殆成白晝之攫而況倖門旁啟中旨特頒又出于常調之外者此
選法不可不清也分田受祿古有常制苟無君子莫治野人吏俸
不足以代耕人情必至于內顧雖欲潔身勢有不能故其廩精宜
從優厚王事鞅掌終窶且貧勤而無怨者能幾何人非禮不懷非
祿不勸見便則奪者夫人皆是今越在內服取家遼遠不遑將父
京師薪米旅泊良難月之所得不供日之所需故人思補外不樂

內遷越在外服則大江以南優于內地圭田之多寡視列郡之肥
瘠差等不爲定制有無不能相補夫不足以養其身而徒以禁其
欲欲無侵漁百姓難矣此俸給不可不均也總于貨寶古有常刑
杖之廟堂罰不爲過今列郡制于監司監司統于御史又有監察
之職迭司舉案之權然而根黨鉤連顏情易稔交通詭密冤狀莫
伸當道之狼懾不敢問依社之鼠忌不敢言閒有不畏強禦之才
反招過爲矯亢之咎未能致辟旋已報聞遂令碌碌之徒思受容
容之福甚至與姦而爲市有同監主之盜財風憲謂何紀綱日壞
豈所望于天子耳目之官哉此彈劾之不可不嚴也極鹽法之策
三一日減官額二曰省職員三曰恤亭戶鹽者國之寶天之所生
地之所產晴風朗日苦雨陰霾盈縮有時消長不一自興利之臣
圖進身之階但知數羨遑恤額虧視初立法不啻數倍歲煎之利
有限官給之本幾何輸既求贏出宜長價灰砂夾偽銖兩求餘況
攬越于官豪致抑塞于商賈出門之引轉鬻在場之數虛包長此

安窮救之無術不思公私之積務要流通慈父推子情所不忍上
損下益曰益於計爲宜此官額不可不減也轉運之職始于開元
在後租調度支漕運鹽鐵酒酤貢舉按察之權皆隸此官今既分
有專屬所掌唯鹽似宜從簡而張官置吏有如大夫六曹分案動
至溢員公事既稀復營差委場官已備安事催煎案牘無多豈宜
典史如監運稱盤之類檢校管句之名色目橫生弊端百出一官
之下必有數卒縱橫井邑莫敢誰何衣食所須包苴所入鹽課之
外他無藉手巧爲支破公然剋剝利虧于官而不虧于此輩害及
于下而不及于汝曹設使盡汰冗員政亦何妨國計此職員不可
不省也濱海之民以牢盆爲業勤苦尤甚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
避暑潦天時不順則失其利官本不敷則失其利鹽丁逃役則失
其利利耗民散亭場空虛于是遷撥之令行而亭戶重受害矣黠
者行賕而規避弱者吞聲而受役倚權上交于臺府發憤激變于
里閭破產立償輕生何忍令甲雖嚴于私販巡兵陰縱其橫行勢

有相容情難獨禁莫若效古之法聽其與商人爲市而官收其稅
數年之間亭戶稍得蘇息而官亦無不利焉而其法又當熟議而
行之此亭戶不可不恤也稱鈔法之策三曰住印造二曰節用
度三曰禁奢侈古者以貨爲幣采銅爲錢無所謂楮也漢以鹿皮
薦璧民間未始行用唐有飛錢之制輕裝以趨四方合券而取京
師楮之漸也今中統之造五十餘年矣物以少而貴多而賤賤則
折閱貴則寶重此勢然也易之以至元以五準一猶云可也更之
以至大低昂太驟民聽惶惑已行輒罷亦勢然也故慮楮之輕莫
若住造民間鮮得市價自平取數既多後何以繼或慮經用之闕
則又有說矣此印造不可不住也朝廷初平中夏是時未有鈔法
貿易不過絲銀科差以是爲準官府創立制度一新征伐四出調
度繁興未聞有乏財之憂也江南旣平庫藏充溢金帛如山而用
之者舒矣外而四方之朝聘內而千官之俸秩近而諸司之侍衛
遠而邊庭之供億日增月盛時異事殊而況賞賜濫及于俳優營

繕力殫乎土木商舶市寶價莫得名藏室翻經費不勝計山林莫
供于野燒海水終世于尾閭桑穀漸空工役方急楮輕物重職此
之由真人踐阼躬履節儉力改前非然財散不可復收弊久未能
損革此用度不可不節也勤儉者衣食之源奢侈者匱乏之本古
者衣服有常上下有制今倡優得爲妃后之飾阜隸可僭公卿之
服塗金織翠佩玉曳縞物直如之何而不窮古者游末有禁務農
爲上今鐘鳴鼎食醞酒割羊何曾下飭萬錢不足毛仲請客百事
皆備財產如之何而不耗今世以豪侈相尚俗以淫靡相煽上行
下效風流波漫惟其取之無術用之無藝是以生者莫給作者莫
供蓋錢陌輕微百物騰躍之害小而工賈得志兼并傷農之害大
此奢侈不可不禁也故凡四者之弊已陳于前而十二策之可行
與否則在乎上之人擇而用之耳然探本尋源又有所在而明問
之所不及則草茅管見亦未敢究極而言之也執事覽之終篇勿
以爲老生之常談

牆東類稿卷五

序

古今文孝經集注序

孝經大學二書先儒無有分經傳者離經析傳自朱子始二書皆孔曾傳授心法二傳成於曾氏門人之手經文首尾相應文藝連屬辭約理備言近指遠非聖人莫能及傳文分章畫句次第相承井井不亂其爲覆解經文無可疑者竊嘗伏讀二書自心而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庶人自格物致知至於絜矩自愛親敬長至於追遠大義數十若網之有綱若裘之有領自漢儒以來箋釋不明久矣東陽厲君直之參孝經古今文萃諸家自爲一編西州史先生爲之序先生之言曰自古國治而天下不治者文王是也家治而國不治者曾閔是也身治而家不治者舜是也予讀而疑之已而得其說曰文王之國紂之天下也曾閔之家定哀之國也舜之身瞽瞍之家也吾家吾國吾天下斯

治矣二書本末古今不易易之則亂由之則治以余之說讀厲君之書思過半矣雖然大學經文二百五字一字不可損益傳十章錯簡雖多存者皆格言也孝經經文四百六十二字已不免離析增加之失傳十四章多裂取他書之成文而格言所存無幾矣大學傳引詩十二朱子取其反覆吟詠意味深長孝經傳引詩十朱子刊去其文二書去取甚明厲君置此談彼何也君曰世以孝經爲蒙童小學之書不知其兼大人之學今吾本朱子之說闡而新之使爲人子者知立身揚名之義全而歸之父母之身庶孝道之一助云爾余曰孝經爲蒙童之書未害也張禹傳論語杜欽明五經童蒙之弗如君方詣闕獻書聞余語默然良久曰吾不負所學三國六朝事實序

嘗怪舜禹所都在太行以西黃河以東而巡狩朝會之地南抵蒼梧東並會稽相距萬里何哉想其時風氣肇開民物阜殷篤近舉遠四海爲家無南北疆里之殊也自太伯仲雍之竄而中州視荆蠻爲陋自若敖蚡冒之興而荆蠻與中國爲仇自巫臣子胥之奔而吳通于上國自句踐范蠡之起而越伯于東方并兼于秦亡秦者楚也總一于漢分漢者吳也自吳黃龍迄陳禎明三百二十一年皆都建業遷武昌江陵者僅十年耳晉地最廣乃承中原播蕩之餘陳地最狹實繼侯景喪亂之後其間創業之君如權如裕下至蕭衍霸先之流皆有可紀及其亡國則奢淫昏暴之所致歸命侯而下是也輔治之臣如遜如安下至王儉徐勉之徒皆有可書及其誤國則權奸諛佞之所致孔範而上是也是區區六朝者其肩祚之修短其風俗之美惡其法度之興廢其官制之沿革其兵戎之勝負其盛衰強弱之勢其混合分裂之形其得失是非之證上稽天時下察人事前列簡冊後存龜鑑嗚呼悲夫潼川楊君手編江南六朝事實畦分田列粲然有條其嗣師文出以示余余三復焉爲之廢書而泣仰屋而歎嗟夫余不幸而不生于舜禹之朝身不及見太和之盛幸而不生于六朝之際目不及覩危亂之形

俯仰遺編神融意會楊君之作是書也有心哉或者見其門分類別謂是可以訓童蒙利初學噫童蒙所當知者奚止區區六朝事實而已不有班馬諸書乎楊君不取乎班馬而願爲是區區者楊君之意余能知之非童蒙之所敢知也楊君名某生端平甲午春秋六十有七矣

喜雨詩序

壬戌之歲夏仲不雨秧苗漸槁里農皇皇郡官僚各出俸金議禱龍湫湫在沙山之埜距城六十餘里眾憚暑莫往同知州事理侯伯雍慨然請行即日買草履屏騶從步出城東門至橫塘之西陰雲遂興雷雨交作衣裾盡沾侯露次于野晨詣湫上焚香而退四顧村墅甘澤沛然老稚迎拜懽聲載路士民爭爲歌詩以獻而屬叟爲之序夫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惟至誠能動之禱祈之法一以誠爲主求之而應自願何以得此不敢以爲喜求而弗獲不敢怠吾心退而省其愆春秋傳曰閔雨有志於民者也僖公務農重

穀可謂有志矣故經書六月雨而詩有駉亦頌之今之歌詩與古不類亦訟之遺意也殆以志喜云

農桑詩序

秦定改元甲子制書下郡縣以學校農桑爲急務官吏奉行惟恪是時秣陵路句曲令程君首勸率十有六鄉課種桑四十餘萬株布滿一縣縣治後有廢圃隙地荒穢不治君手摘瓦礫吏民爭趨焉旬餘平坦植桑八千森列如戟暇日引縣庠諸生觀之登邱四顧而歎曰桑者衣之源而惰農弗知今吾先之勞之後人必有享其利者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於是諸生爭爲歌詩以記其事君勤于治民尤畱意學校招師訓以規矩士競于教絃歌之聲相聞真能以詔書從事者其治行爲江東諸縣最云

瑞麥圖序

大德改元之九禩春三月至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本養老卹貧議貸寬徭賜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金穀逋不能償者悉蠲除

之萬姓大說先是江浙歲比不登旱潦爲災有司體覈未能如式
元元懷憂膏澤隨下所以孚格天心導迎和氣信有兆也夏五月
麥大熟佃人獻麥一莖三穗得諸陽暨白鹿之原民許氏家其占
爲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詩之侈張其事請聞于上
惟漢之漁陽吏善爲政兩岐之歌流傳至今蓋生物一本乃理之
常生二生三爲奇爲瑞今茲奇瑞視漢有加夫年之豐凶雖係夫
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茲其驗矣守土
臣不敢自以爲功謹撫民謠列之篇次自附于唐叔得禾之義以
顯揚國家之休命

任叔實遺藁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眾慶元任君叔實藉藉有
文聲曩一見于南谷坐上恨不得傾蓋而語泰定間君之嗣子良
吏于澄川因出先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觀君之文
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韻清雅有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

爲文士略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而獵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
滿而君獨困躓坎壈布衣終身不霑一命命也夫時也夫命者厄
于天也時者窮于人也每觀漢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無慮數千
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非惟一時所作不足以傳
後而宋以前無鈔梓手鈔默記故爲難得近世鐫刻尤多流傳至
廣傳而好之者鮮矣況敬而服之乎叔實之文可服者也良金美
玉定價于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于身後叔實未沒時忌而訾之
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揚子雲哉謄本脫誤數十字余一一
是正而歸之子良慎寶之哉

玉田詞源藁序

詞與辭字通用說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
生詞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
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
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于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

定間王侯邸館歌舞昇平君生處樂郊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
吳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三十年
矣昔柳河東銘姜祕書閔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
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歎

送丁仲謙歸東魯序

山東之地古多君子守經學而矜節行其天性則然自齊魯建國
以迄宋風俗不變矣不幸六十七年連厄於兵故家遺老典刑文
憲日以湮墮然其閒豈無特立獨行之士卓然不爲流俗所變者
巖居野處顧亦莫得而知焉而江左僻在一隅聲聞復不與中華
相接乃未易知之也歲在丙子天下大定車書同文軌自南而之
燕者道濟汴自北而遊宦者樂江浙縉節往來道路無壅于是周
公太公之先烈仲尼孟軻之遺蹟名臣賢士之風猶悉得于所見
所聞而江南之士見聞日廣余嘗有太史公之志欲周流天下訪
古尚友考德問業而困阨未之能也庚申冬仲謙丁君實來申江

君魯人也余一見而知其爲隱士君子矣已而交之愈深知君愈
詳君性剛介遇事輒發不屈摺于物君好折人短不少恕權貴或
召之辭不往或往議論不合拂袖徑去故見者嚴憚之然聞人一
善咄咄譽之不離口誨誘後進獎予人物諄諄唯恐不逮閒與人
談時事先見逆料如龜卜然人服其識所守廉潔非義所在一介
不取與人交責以善道急難則以身赴之雖挫厄不悔其爲人大
略如此亦可謂特立獨行卓然不爲流俗所變者矣以今山東之
地而有古君子其人豈非聖賢之流風遺澤尚有可尋者哉余以
文翰辱知於君閒謂余曰吾老矣無經世之志又性寡合與物多
忤將屏絕人事耕田築室退而老于濟河之上子盍有以贈我余
應之曰君修身守道老而彌篤余少年學未知方何以爲贈自念
今別之後當益潛心增所未能養所未至使異時學業少自表見
于世庶不負知己而卒爲善士也君其許之乎君笑曰然因筆以
志之

送史藥房序

唐集五

陸子讀孟軻氏書至周霄問仕一章喟然而歎童子隅坐而問曰夫子何歎曰嗟乎非爾所知也日出疆載贄禮與曰禮也曰其禮可得聞與曰孟氏固言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仲尼亦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曰左氏之言是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箕子過故殷墟而麥秀之歌聞者泣下終不臣周老死朝鮮之東武王非可事之主乎烏在其擇木也曰箕子紂之諸父貴戚之卿也宗國顛覆固無臣僕之理矣曰孤竹君之二子豈貴戚之卿與踰燕而北不識朝歌之市也扣馬而諫采薇而食武王非可事之主乎胡爲乎首陽之顛也曰武王應天而順人二子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夫特立獨行君子之高致非天下之通義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則天下從之不從者獨二子也曰殷士之歸周京猶夏氏之在商廷也士之仕也夏不可則去而之殷殷不可則去而之周周衰政靡土裂則之魯之晉之秦之楚矣仕如此其急也然則烈女不踐

二夫之庭非與曰何可非也士固爲知己者死女固爲說己者容也以眾人遇我則眾人報之以國士遇我則國士報之矣曰豫讓俠士未聞聖賢之大道聖賢之心亦以眾人待其君乎曰遲遲去魯三宿出畫孔孟固未嘗以眾人待其君然而合則留不合則去可則進不可則退未嘗滯一國而淹三年也曰孔孟之皇皇爲貧而仕與抑將以行道也曰固將行道亦有時乎爲貧蓋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君子之心也抱關擊柝乘田委吏豈其所欲哉誠不得已也君子救世之心重而利己之心輕利己雖輕而所以自任者極重救世雖重而所以去就者甚輕學者宗孔孟是曰中道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曰後世之仕也爲貧而已矣亦有如古人之行道者乎曰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不可謂無人耳目所接則西州史先生者亦其人也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博學而篤志由義而居仁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興宗孔孟之教者也曰先生大儒世莫能用其將遯世而無悶者與曰先生之心以爲一命以上皆

唐集五

六

可以利物故雖褰裳而濡迹猶或屑爲之然枉道以徇人則亦弗爲也道之將行而斯文終未喪也先生進而得位斯民猶得以被先生之澤天未欲平治而歲月不我與也則著書立言俟往聖而期來哲亦先生心也曰然則用舍可必乎曰用舍天也童子何知焉居數日先生將如京師帳飲郡城南樓陸子爲坐客舉其語先生微聞之笑曰予行亦良苦子自愛勿多言

送曹士開序

江南以儒試吏名不登禮部者不在吏部選其弊也士不能執弓矢而國以弱亡天朝神武混一區宇盡矯前弊以法制從事自中州而之官南土者大率皆資性純朴材力猛健之士故所至俱以吏能顯而精其能者亦自謂毛錐子無復用也歲在庚辰濟陰曹君士開佐暨幕府始至觀其議論州人相與驚曰曹公儒者今儒者亦爲吏耶已而觀其政事則又相與驚曰北方儒者不徒以其名聞顧有實用如此耶君聞之笑曰儒之道顧安止此於是益聘

名士崇禮學校孜孜焉求所未聞公退之暇書籍不去手執贄而見者無賢不肖悉延納蓋將食舉箸而廢者日率三四以爲常其好賢樂善之心出于天性士亦以此多歸之故聲名藉甚同僚有忌其異己者每加排毀甚則以謗加之君一不顧居之自如蓋君子進德修業如川之方至淵源深厚蓋非初來時比矣瓜已熟已代者不至君久任諳江鄉風俗益留意民事會開浚漕渠修東征樓船符檄旁午調度繁興跋涉雨雪中竭力盡瘁寢食幾廢民以不擾而事亦集邦民德君之深而君每自言權任不專恨不能盡致力也丙戌春東征事解始獲釋印其秋北歸祖帳于江城之隅士若民泣別者以千數擁馬首幾不得行或曰異日縮州紱乘使者車公其復來乎或曰公不來矣蘭臺鸞坡橫飛直上豈再莅南乎郡士陸某從旁解之曰留暨陽惠止一州在朝廷惠及天下一州不若天下之廣也則皆應曰諾君遂策馬徑去是日也歌詩以餞者甚眾屬某爲之序故書

送何澤仁序

一潭何先生咸淳間橫經申浦余時尚幼習舉子業先生一見器重爲忘年友朝夕相過從浩歌飲酒抵掌談古今事意人間世此樂常有也乙亥春潰師江上羈卒滿城守棄印綬去先生獨畱州人奉以爲主肩輿巡城叱亂卒歸營伍塹關自守閱月警報益急一夕余與先生對榻而臥逼仄無寐余曰時事奈何先生歎曰吾妻子附海舶歸守先人墳墓知得達否吾畱有死耳會盜起西境上斬關而入先生衣冠坐講堂上左右侍衛皆散盜不敢犯請與俱出遂東如海陵後有自淮南來者曰先生卒矣嗚呼天不予善人以至是也心事之落落能白于後世否耶自先生歿余更憂患家事益廢與世益勿諧索居十二年矣今年春永嘉二士扣門入謁視之其一則澤仁何君也余曰是非一潭先生子耶曰然因記從遊時澤仁纔十許歲隅坐撰杖履眉目如畫曾幾何時而今之志氣聳壑而昂霄矣追思曩時殆涉夢境君顧不能以盡憶記也

余方悲慨之餘繼喜善人之有後蓋不可謂天道之無知而猶冀其卒有成也則從而叩之曰君今何學今來何爲君曰自昔之歸家國俱破北望泣血何嗟及矣踽踽獨行之身尚賴宗親之老與鄉之二三父友克相以有立也黛井之西先人之敝廬在飲水讀書其上將終身焉又思男子之學壯而行之於是有四方之志吾先子死事朝廷嘗錄其勞不肖孤大懼勿任願有請焉不識以爲何如余謂四方之志非獨吾子有之余壯年亦竊以自負也心與事以交馳志與命而相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終不能以有爲故不欲爲之矣吾子之欲爲之也齒方新而氣方銳人力無不至焉天其卒有以相之亦未可知也然吾嘗聞之士起徒步致富貴過家上冢衣錦畫行者季子買臣之爲也下澤之車款段之馬浮沈鄉里優游卒歲者少游林中之爲也昔人各行所志尚論者互有取焉永嘉多名流雁蕩白鶴意其有隱君子者子歸試以予之言復之其必有所擇也

送史德甫序

史自文惠起書生躋位保傅家傳鼎鼐門列棨戟漢之金張唐之蕭崔也二百餘年下逮德甫五世矣乃始被服儒者從諸生游調官暨陽學舍德人之容吉人之辭望而知其爲佳公子也其文雅而不浮其行端而不倚退而服其爲賢師儒也余于德甫有世舊交與余深閒謂余曰李文饒薄進士而重先澤於義何居余曰文饒姑未暇論先文惠非進士乎文惠教授永嘉遷太學正異時勳業家乘詳矣君忘諸乎嗟夫書生未易少也六經經世之具庠序教化之源學官卑之無甚高論然抱關擊柝之上也德甫曰不然抱關擊柝爲貧而仕爾官于學者大將以行其道而今莫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而又莫之行也吾有先人之敝廬一區有負郭之田二頃則不爲是行矣余曰是顏子之意也彼顏子也居于陋巷足不至米廩東序之間然一日爲邦則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魯諸生必不辨此君其勉之德甫曰子言闊遠于事情姑相與論學事

爾何至是余曰士不希顏奚學而可德甫默然居無何卒解官去祖道城南相與握手舉疇昔語感慨久之遂書以爲贈

送甘公亮序

歲在甲午僕始得廢地數畝于城東隅與老農圃鋸基簞笠從事一日飯已憇息簷下鄉之耆士率羣子弟造廬而請曰郡博士甘君公亮老于文學講授有師法性方介聞人善譽不容口嫉惡如仇讐朝夕飯脫粟肉不兼味始至米廩告匱擇慎金穀者司之出納弗與聞己俸外一毫勿取復捐半以繕學以故士競勸殿閣門廡丹堊一新人皆稱其賢能同列有欲云云輒持不可皆大怒久而見其無私卒亦心服居二年代者已至人曰銓法以考計資君未及格奈何君曰克讓美事也不知其他顧小吏趣持印去多士太息固請畱不可則相與投牒有司請畱君有議欲閉蕃空舍中者眾謂博士實知子今博士垂去子計將安出僕笑曰諸君奈何不聽公亮去乎吾聞公亮寓潯陽時終日徜徉康廬泉石之下悉

取柴桑翁詩和之昔翁以乙巳歲仲秋守彭澤令冬十一月聞督郵至卽斂裳宵逝在官適八十餘日固不復爲資格計也淵明本不計資格資格何足以得淵明哉嗟夫後世考課之法非古之法也後世學校之制非古之制也君子之仕也大將以行其道而莫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而亦莫之行也則亦已矣公亮負三宜去諸君奈何不聽之乎出處無心久速無期見可而仕不可則止一宜去太夫人老矣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二宜去況柴桑以高風規我廬山以泉石要我三宜去僕年四十始學灌園不復聞當世事爲我致意公亮何不尋君遂初賦耶眾聞僕言憮然曰是不達時宜不足與計者去之居無何公亮卽受代去僕追而餞之南壩之塗授以前說公亮歎曰是吾心也聞命晚矣公亮名某其先廣漢人僕江陰陸某也

送洪中行序

余讀宋史至洪忠宣公奉使女真始末未嘗不爲之廢書而泣曰

嗟乎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忠宣有焉假令尚在願爲之執鞭而不辭者也乙酉之春始識公之裔孫中行父子錢塘清規雅量拔出流俗余敬慕之後又七年訪君湖上扣門沿花徑登小樓繙詩冊罷相與道忠宣舊事慨然久之君曰吾老矣功業不逮懼無以承先志奈何余曰君以樹功立業爲先志耶先世忠貫日月志存社稷然早歲崎嶇於窮荒之北晚年流落于炎瘴之南吾知其有所不堪也世家子弟經明行修厚身謹飭無愧古人足矣功業成否所不問也君默然久之以書來言曰吾世居歛徒樂平之洪巖忠宣一枝在青田山中則吾之所自出也移家來杭頗更人事性疏懶寡合自計難與久處姑返吾屠羊之肆子宜一言贈我余記桓溫嘗問客曰小草一名遠志何也客曰在山爲遠志出山爲小草安石在座有愧色每評此事以爲安石之出志在蒼生異時匡濟危朝力遏勅敵八公草木皆爲疑兵其爲小草也大矣則其出未可少也至於桓伊撫箏之際新城築壘之餘安石之愧其

在茲乎君老布衣功業不就出山未久輒歸可無安石之愧然吾聞是行也實捧省檄而去晝錦之榮不亦微乎請卒辭之不然君自以爲遠志或誤指爲小草若何青田山中多異人隱士會有能辯之者

送曹子昭歸隱敵山序

余友曹子昭幼有雋才通經史能文章尤工歌詩曹暨大族祖若父以文行鳴于鄉家饒財子昭施散都盡少豪氣銳謂功名可拾取屢舉輒不中久益困不得志挾所有走江湖抵錢塘愛其山川畱居之乙亥歲江南大亂自錢塘復歸于暨奉其母依于族之廬家徒四壁立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子昭讀書著文不輟故學日進聲譽日高而貧亦實甚然性剛不以貧故屈摺又好議論人短長故忌者日眾時天下方尚武功庠序廢壞吏不由科第進子昭獨俛首于文字閒藝與時左愈鬱鬱不得志一日慨然謂余曰吾窮而不達與人動輒得咎命也夫吾老矣不能與新貴人競敵山

之麓誅茅三閭將歸守先人墳墓願聞一言以自寵予持酒與殺候于道左祖其行而告之曰百花百草之英逢春芳秀已而秋霜拂之顏色剝落物之所遭時也吾道在世間屈伸消長亦有時焉士之出處視時爲之去就昔漢川什方縣吏民惡猾難制特不喜秀才每儒服謁縣門者吏輒坐門下罵辱之蓋宋初時沿五代亂離儒風不競如此至天聖嘉祐閒宇內太平荒州僻邑誦聲洋洋耳凡曩時平江南平蜀名將家子弟皆衣白衣從鄉進士舉于有司夫彼此各一時也其姍侮崇尚之意不同時有顯晦道有汗隆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故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失志而不憂遯世而無悶巖穴之側溪澗之濱采美釣鮮苦調清吟使百世之下與盤谷少室齊高持此以較人閒世之毀譽得失也不猶鴻鶴之于鷦鷯哉子昭行矣勉之山居暇日當和淵明歸去來辭以見寄予昭曰諾遂書以爲別

送福安梁學正序

史漢載甌閩之地谿谷水石深險不測箐竹叢生無城郭邑里以爲不毛之地不牧之民自漢迄唐始大通于上國然其人安于山泉禽魚之樂不去其鄉不爲北官閒有習文書吏事者止爲本州州佐縣令而已閩士出閩自歐陽詹始詹與昌黎韓愈隴西李觀清河崔羣等游聲名藉藉愈稱其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唐世閩士一人而已自唐迄宋南方之學大興家通詩書鄉習俎豆儒宗項背相望公卿胥此焉出如詹者蓋不數也福安梁君以丙子丁丑之亂去其鄉僑居暨水之陽聚徒講授一日泣謂余曰某不天夙喪其親宗族又殲于兵二十餘年墓槨猶未樹也每對門人誦蓼莪之詩爲之廢卷欷歔今秋調官平陽學舍竊升斗之祿以餬余口而吾親不及養矣言訖則又泣曰五雁蕩之田吾廬在其下今之歸掃除先人墳墓凡宗族未舉之喪竭力襄事讀書教子終吾天年而已干祿非吾事也況鄰邑桑梓之邦非吾父兄卽交友也安敢爲人師乎余應之曰爲人師者亦教之孝弟而已庠序所以

明人倫也昔歐陽詹不能卒父母之養于違去京師之後昌黎哀之今君能舉父母宗族之喪于亂離飄泊之餘後世復有昌黎則必許之矣雖然人子之孝殆不止是立身而誠委質而忠撫眾而慈皆孝之推也師必師孔孟學顏閔如詹者終不數也君筮仕之始行矣勉之勿曰是處士之大言老生之常談大言者人所難言常談者俗所弗談也

送盧彥遠總管序

廉者皋謨九德之七管子四維之三於四端屬義非止一介不取也廉有稜隅有分辨此君子之大節故漢世舉孝廉居家以孝守官以廉可以轉移風俗顧當相與言利之時不奪不厭於此有人焉飲冰嚙檠玉雪自持非瑞世之麟鳳耶盧侯彥遠之尹暨陽也寬而不弛辨而不擾敬士如賓視民如子人皆愛之而不忍欺終三年私謁不至鈴下嘗曰吾以不貪爲寶或笑侯不能以脂膏自潤侯處之淡泊也代且至倒囊無歸貲餘一馬鬻之儆民居步出

入閒從士大夫游觴詠陶然不自知五馬之貴也侯大參之子翰
林之弟無一點紈袴習被服受用如寒素太夫人年高左右侍養
無違菽水盡其歡心侯內行醇備金玉人也尤以廉著居家逾年
起擢州路總管府尹行有日士民咸惜其去辭曰餽驢侯一不受
命貧者姑贈之以言維柯山郡趙清獻公之故里侯下車必首謁
祠下一鶴一琴千載高風侯視之可無愧焉如嘉祐熙寧立朝之
節成都會稽臨民之政侯勉之

送李良甫同知北上序

天下郡國之吏可知已便文營私侮法以爲奸懷利以自殖是人
也蓋十之九矣拘職而勿敢以不勤畏義而弗敢以不廉懼法而
不敢以不謹是人也蓋十之二三矣若夫正大而不私循良而有
守寬惠而能斷是人也千百之一耳高唐李侯是千百之一也侯
世業儒自山東兵難衣冠轉移士族子弟失其故業流爲吏商降
爲農隸者多矣獨侯昆弟皆以學行鳴于時歷揚中外二十餘年

其爲政以詩書爲本以利民爲心屢更繁劇才幹優裕簿書出納
毫髮不欺聽斷審允明察如鏡元貞中通守延陵威惠旁行適憲
官廉問所部同僚皆以罪去獨侯以清白稱秩滿同知暨州暨與
常鄰熟侯之政聞其來而說之延陵之民追送出境涕泣而去猶
歲時問遺至今不絕其得民心如此昔杜祁公自乾陵移守鳳翔
二邦之民爭于境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
有焉歐陽永叔侈書其事以爲美談以侯觀之誰謂今人不如古
也侯在二州治狀不可殫舉而二事尤著朝議括民隱田使者迎
合增無名之賦十餘萬常民苦之侯執不肯署使者臨之以威卒
不爲動民相率訴于上援侯爲證卒蠲其大半侯由是大忤權要
暨陽東南古河導湖入江歲久湮塞高原不利侯建策浚治議者
憚役謗沮百端同列疑之侯自請督役往來雨雪中與畚插者雜
居民力不罷水勢大泄漑田十餘萬傾會是歲境內大旱禾得不
槁人始服侯之識而深得之是二事尤著者也蓋侯之爲人喜禮

接士大夫常寬假之而所至多與僚案不合喜爲百姓興利除害
以身率先而豪猾奸民一毫不貸是所謂正大而不私循良而有
守寬惠而能斷者非耶侯爲當路所知他郡有疑事輒委審覈在
暨三年席不暇煖代者至州人遮道不聽其去侯亦愛其土俗簡
靜山水明遠遂築室而留居焉丙午春將如京師歌詩餞者盈軸
余謂不足以盡侯之美故敘其梗概于篇端俾來者有考焉

送黃節山序

永福黃君久客余鄉余屏居學道未之識也一日訪余而言曰吾
世業儒宋乾道中曾大父魁天下子孫文行相續遂爲龍嶼名家
不幸陵谷遷夷世祿之胄降同編戶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
之以故吾家無中人百金之產而里中之役一二歲必閒及焉曩
者吾父因役毀家吾幼而早有事焉長而又有事焉筋力疲于將
迎精神弊于期會泰山之虎搏噬不盡則不止吾不獲已棄家北
出與吾母訣泣曰兒以先澤殞墜大恐顧今仕者類徒手獲兒才

不後人老棄荒陬自苦無益苟兒身以往遭時休明人思自奮宜
得所欲旋以報母束書晨行北首燕路鉅公貴人咸眄異之居半
載選部以不及格報聞卒困而歸歸慚其鄉人遂館于澄江里中
今四年矣吾日懷親知親之亦吾懷也吾其歸哉何以贈我余聞
其言而歎曰嗚呼好尚時也遇合命也子何戚焉且士豈必于仕
哉詩史以娛志畊釣以娛老菽水以娛親庶人之職也庶人召之
役則往役召之見則不往見義也今鄉之出也是不往役也都之
入也是往見也義何居焉而況子有母哉議者謂溫嶠絕裾與王
尊叱馭事不同西上邛徠王已仕漢也北出晉陽溫猶未仕晉也
勸進之使豈無它人雖身都將相戮力江左終天之痛猶莫贖也
子太夫人年高且喜且懼歸哉歸哉它年瑞石再移龍爪復花出
未晚也當子之時由子之道明善以誠身致命以遂志如斯而已
矣

送朱南伯序

里中朱君南伯少余數歲姿性穎拔進不可禦經子百氏書無不
讀下筆無停思一紙數千言老宿斂衽不敢當去年秋策馬東游
燕齊諸公貴人欽其才剡諸朝得海陵郡文學於其行也客餞諸
郊祖而祝之余亦在焉客謂余曰偉哉朱君是行也子何以贈之
余曰吾將告之以講學昔張安公妙年射策第一聲滿江左入司
帝制出典方岳張公欽夫送之以序不過勉其講學而已朱君才
名雖不減安國然薦書之除非如射策之榮也文學之職非如方
岳之重也余于欽夫無能爲役朋友琢磨之誼顧豈以此爲嫌哉
夫氣質之美有限而問學之功大名利之樂至淺而理義之味深
語孟童而習之微辭奧旨關洛不能備也五經聖人之成言闕文
疑義朱子不能釋也史氏往古之明鑑廢興沿革永嘉不盡詳也
講學講此而已游藝博文學之細也修己成物學之終也昔爲子
弟今爲人師矣昔教于鄉今教于國矣此攷德問業時也此多畜
前往時也若夫終身布衣不沾一命命也再命三命亦命也何足

爲朱君道哉海陵郡江淮雄勝景德寺之東富公讀書堂在焉今
之捍海隄則范公監西溪鹽倉時所築也往事近二百年矣朱君
儻有志乎客曰朱君好古敏求之君子也子言云云請書以問之

牆東類彙卷五

牆東類彙六

序

送宋春卿序

癸卯冬十一月春卿宋君自暨陽幕遷江浙行省掾州人咸惜其去先是君未至長官以喜怒臆決賞罰吏翼之以威州人重足而立君至之日風采立變事無鉅細疏決如神兩造在前君一覽輒曰甲某直乙某當罪吏請託不及行聘貽相顧走白諸長長或不聽吏叩頭曰某官清直不敢違長又不聽君出幕廷爭曰事如是如是不如是不得行長愧謝乃已同僚或懟曰州事一由幕府邪君亦謝曰此公事也論曲直而已非較勝負也由是上下服其誠信州人有嘯諾之歌晡退即閉戶謁不得入豪右節朔以餽至門守者曰無汗吾門不速去且獲罪自後人跡絕不至人或疑其簡傲然喜與士大夫游舉觴花竹閒談笑賦詠陶然終日與臨政時如二人焉辛丑孟冬一日余與春卿會飲軍將家日正午北風大

壯江水怒溢入府寺漂廬居君策馬衝雨徑去家中人散莫知處
一不顧急詣府閉關徙囚按處其民明日大發倉稟官吏力持不
可請俟朝命君怒曰老弱棲苴上餓立死奈何不以一人救數千
人擅發之罪我獨蒙之不以累諸公當是時君自視如汲長孺閱
數日廉訪趙公至嘉君倉卒處事有法力薦之君名益振至是秩
滿代遷老稚歎息泣下雜然呼曰宋君舍我去奈何余曉譬之曰
一掾吏敘遷細事耳然所系極重益聽之去眾曰何也余曰今郡
縣官教敕無素簞簋不飭罷不勝任甚眾間有一稱職者指目爲
異反羣詬而非之不少旌擢至滿歲碌碌代去是無以風列城也
使今之佐天子出令者自掾吏而上舉爾所知省部而下各擇其
人豈不足以致昇平使春卿既遷之後不變其初異日立殿陛爭
是非如在州時豈不足爲賢大夫明者能舉人賢者不負所舉非
相爲賜也各盡其道耳余老矣無補斯世然憂民之心與敬賢之
意一飯未能忘也因是喜而書之

送馮伯亨序

儒與吏不相入久矣漢起豐沛蕭何以刀筆取功叔孫以衣製求
媚帝之厭儒自是始矣解冠已甚何至於溺之乎賈生有言使天
下回心向道非俗吏所能爲也生謂俗吏不知大體而大臣短之
謂生新進欲專擅權夫定經制興禮樂豈新進之所能當時大臣
留心簿書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此正賈生所謂俗吏其不喜生也
宜哉然生譏俗吏是已生於儒者之體亦未得其全也生精敏有
餘而純正不及才比仲舒有餘而學比仲舒不及漢儒以仲舒爲
首兩相王國正身率下動以禮法治行卓然有儒者之效當時張
湯趙禹顧以深文巧詆爲公卿而仲舒率老於家豈勝歎哉晉魏
以後選法不定隋唐以來科目大興而循吏之效不及兩漢則有
由矣國朝深鑒前代之弊斥去浮華廢科場不用一切以格例從
事官吏日月資品累次而升上有定制下無覬心此所以爲善也
及其既久用事者不通於學學者不適於用是六經載籍皆事外

之空言也用事者不知學是三綱五常皆法外之贅物也亦惟學不適用用之輒敗是以用事者不說學謂學果無用也俗儒不知時變彼固以此藉口殊不知俗儒之無用今可棄也俗吏之不堪用今不可缺也以可棄之儒而視不可缺之吏儒固不勝吏也薛宣有言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何可學也當時以宣言爲然夫宣有子不能教乃謂吏不當學何其繆也眾以爲然者真時俗之見耳善乎王通氏之論曰吏而登仕非古也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蓋吏而能學可謂之士已吏而不學執役之材爾鄴中馮君伯亨儒世其家妙齡志學經子之正史傳之博百家之雜靡不該貫古今之成敗人事之得失制度之沿革靡不攷核高談娓娓逼人持論略不少恕好揚人之善而不隱人之惡以故譽之者不少而忌之者亦眾教授江南書院不數年入吏部選年未及格退補爲吏待次六部君忻然曰吾儒者也吏餘事耳歸別其親束書北上人皆羨之余獨曰儒與吏不相入也久矣孤寒競

進媚之階也黨親盤踞爭之府也其慎之哉清心可以省務檢心可以範俗非俊傑不足以識時務非器識不足以致遠嗚呼其慎之哉

送蕭仲堅序

隋唐選士之弊至宋尤甚數尺之紙謂足以盡己之長三日之場謂足以攷人之素文未必工也況實學乎學未必充也況實行乎行未必顧也況實用乎識治體者深病其故無術以救之雖文公私議不過改經義之式均州解之額而已鄉舉里選之制疑不可以復行也夫斯文關陰陽之運而易代有好尚之殊國朝刊削浮華敦崇簡樸廢科舉不用三十年來一洗時文之陋場屋遺才老死巖壑後生新學無榮進之誘專心詩書頗知古人爲己之業當是之時立禮興化敬教勸學可以一變至道奈之何武夫豪卒詆訶於其前庸胥俗吏姍侮於其後以故士之自珍者遠引而深遁而嗜進無恥者屢卻而復上主事者患其然於是創爲茂才異等

之法不拘常制所以求卓犖之器別庸常之品也大德乙巳暨陽以蕭君仲堅應詔君汴之考城人世爲望族徙家南來客婺處間多從儒先長者考德問業講學明理篤志力行夙夜不怠奉母以孝事兄以弟訓子弟以嚴閨門之內肅雍如也君性寡言稠人廣會斂襟危坐恂恂如不能及其商論古今剖析是非逆決利鈍如指諸掌蓋有沈潛精密之功而無粗厲跌宕之習是可以當此選矣夫重己者不至於求人而用人者好人之求己以好求己之心而待不求人之士士所以不至也賈生之英董生之雅上不得於君次不得於相而絳灌以軍功顯田竇以戚屬貴杜張以刀筆進猶謂漢有人乎君負賈董之稱而膺茂異之選遇合未可知也余獨有感於歷代選舉用人之法與夫立法之弊詳爲君言之掌銓衡者或有取焉則所以待君者當何如哉

送焦君實杭州學正序

杭故郡也三學盛時江淮湖浙閩蜀之珍萃焉橋門冠帶動以萬

計名未登三學者待次於杭謂之天府之學升進之階視列郡爲優校官選第一流非進士前列不與考未終旋入館閣故當時之士貴以肆其得也身持風裁口吐清議上攻帝躬次及宰輔儒有益於人之國其失也雷同比周廉恥道缺章句流爲小技行誼不以相先儒無益於人國也嗚呼法之弊六七百年矣而弊莫甚於六七十年之近學之士蓋千萬人矣姓名百無一二傳焉文章亦百無一二存焉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未嘗不慨然歎息於斯也氣運衰竭崇極而圯三學之地廢爲官署鞠爲園蔬過而問者莫知其處獨杭爲江浙都會之府學得無恙亦復不如曩時盛矣游士散歸土著居民習爲吏商廊舍悄然不聞弦誦華髮台背之老或三五人持鉢傳餐使柳子厚見之必不能仰視其徒而三十年來校官之選稱職者寡則亦無怪其徒矣嗚呼任是責者誰歟吏性不喜儒陽尊而陰疾之銓選之初不復區別其能否例加摧抑幸其廢職敗事則羣誹而笑之夫士修之於身不以窮達易操行之

於家不以古今廢禮措之於國不以用舍徇人若夫躁焉而與時
競也泊焉而取俗諧也質質焉而莫知世之軋己也則吏之羣誹
而笑之不亦宜乎里人焦君實吉士也好學而甚文人部選十年
復出爲杭州學正於其行也爲敘近世學校盛衰之故而及夫正
己治人之方抑桎人之言非後進之君子所樂聞也嗚呼是焉足
以光子之行乎

送喬州尹序

冠氏喬侯仲山於大德丙午自杭來守暨夏大水居民縛筏以居
米且騰起侯下車吏抱糶以次厯階而上侯卻去不省曰噫吾受
命馳暑塗五百四十里解倒懸急緩之卽斃今爲從容理簿書時
耶豪右幸歲災封廩自殖細民晨入市攜什器易斗粟日晏徒手
返婦子相攜泣牧不忍坐而視其議出粟勸分等貲之高下勿強
違者以法繩之令始下豪右大聳各罄所有有無相通飢者得哺
糶浸平侯始視州事精明而簡靜嚴而不殘清而能通私謁及門

拒不得入成牘來上剖斷如流獄無淹囚庭無畱訟綱紀初立明
年丁未早潦相仍歲大祲穀比不登價復增倍侯曰令之必行先
自上始首捐圭租糜粥以餉餓者同列效之州人不勸而化得粟
若干令飢民無出鄉鄉爲設局分券以給之猶不贍則力請於行
朝官爲振貸久之不報州有財賦糧額隸正官禁鑰嚴甚侯輒發
之吏叩頭曰不俟旨易官粟比擅興罪奈何同列瞪目相視不下
筆侯曰吾獨署字他日代償不累若等且吾以拯饑獲戾甘受如
飴吾爲汲長孺矣旣而劄下詰專發狀侯辨折數四卒無以加是
歲饑而不害明年春招懷流傭懇剔萊蕪貸以種糧寬其徭役秋
大熟田社晏然州遂無事乃興起學宮攷覈隱田先是掌計者去
其籍士廩告匱侯分遣吏屬口授規畫履畝而實之租額幾及昇
平時惡其害己者譁然議之主者利其利陰欲敗其事侯不聽持
益堅籍旣成藏之有司副在學宮歲入大充公膳豐渥視禮殿卑
陋跪奠無所創增前楹高深廣長準昔有加皮書籍三千卷范禮

器五百斤前所無也教養備具多士屬心相率援借寇故事請部使者以聞會秩滿侯亦倦而歸矣侯通經術工文章明治體習文法幹略優裕眞公輔之器而小試於一州州負侯侯不負州也余以塵氓深辱侯知余亦深知侯也歸有日士歌詩以餞之余序其梗槩焉古之爲序者序其所以然弗著美也著之所以勸後也侯之美多矣大者恤民養士餘弗著略之也略之侯志也吁龔黃之美班史序之侯似不及也今州縣之牧民者不及侯多矣此序所以有感而作也

送陶中山序

余舊讀韓文攷吳王伯大音釋至毛穎傳蒙恬伐楚次中山注云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此固寓言然亦不爲無失是固指中山爲古鮮虞之墟矣及攷地志則金陵之溧水有中山羣兔所出造筆者所資非定之中山也况頃襄以來徙壽春城吳墟之楚非復子囊城郢之楚則獵中山以懼楚雖寓言要自有據韓公博

洽未易訾而注書者亦難矣辛酉歲莫余病起負杖倚門有客來過手攜行卷則中山陶君鄧憲善之門人也余驚問曰君冀方唐堯之裔而徙居定武者乎曰非也世居大梁而宦遊於昇往來溧水聞以此山自號云爾然則韓子之文因君之號而益彰程子所謂不可漫讀者此亦一驗歟余因歎古中山雄跨趙地北撫燕西□魏唐以來世襲爲強藩近世殘弊荒涼霸氣銷歇韓昭文蘇內翰之流風遺烈無可攷而況於建業下州之培塿者乎則其湮沒草莽人不復知有此山者固其宜耳陶君齒壯學銳異時當以功業自見與山東西將相齊馳中山自此知名矣

送張菊存序

人倫有五朋友居一其道大矣曾子稱昔者吾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世指以爲顏淵然顏子二十九而卒卒時曾子纔十三歲始在舞雩童子數中已能追聖門第一流相與攷德問業於陋巷之中旣沒而猶思之其篤於友誼如此士窮居百世之下尚友古

人百世之上攷其學問自修之懿驗其切磋琢磨之實豈無聞風而興起者乎吾友張子仲實與吾交十餘年矣歲在甲申余適錢塘君年少甚新有詩名風致清遠器宇高朗翩翩佳公子也於是始傾蓋定交暇日命奚奴負詩囊並轡遊南北兩山窮泉源坐石上聯句掘堊筍而煮之日晏忘歸時事不一挂口余時隨計上省君敦諫甚苦又作詩諷切之余感其言拂袖徑歸杜門不復出復數年客自杭來者謂仲實經明行修諸生迎入學師事之省臺貴人籍籍道仲實名字余私念君人品甚高志不輕就殆家貧親老將爲祿仕計耳又數年余再適錢塘一見相與道舊感慨久之君學識超詣世故精練余遂不敢直以詩人命之閒爲余言自子別去得良友一人曰鄧子善之善之性溫亮朝夕相勸以理義之學有過必規吾愛而敬之子豈願見之乎余舊遊南北山時已識善之歲月於邁余髮盡白落落與世寡合如駑馬下垂放之於隴牧之閒無復驅馳千里之志聞二子之高誼深知會友講學之益未

嘗不自悔於離羣索居之久而不得日從之游以求聞其所未聞者也久之余還故山仲實調官暨陽學舍乃得日從之游相得甚歡君又能落其驕榮養之以沖和斂其英華趨之以平實屏詩文久不復爲專覃思於六經由是其學大進余亦畏之而衰惰之餘亦復賴以自警仲實以其親之在杭也歲一省焉居二年受代去謂余曰吾以斗祿養親而吾親不樂遠游是以不獲長在膝下吾罪大矣將告歸而不得吾子一言非古人相贈出處之義顧余不敏何以贈君惟忠孝古人之大節而君春秋方壯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矣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猶爲僅可者吾日三省能爲曾子否乎惟子勉之小人有母願與子交勉之子謂善之良友也歸而告之必以吾言爲然或謂仲實故王孫宜踐修厥猷志在勲業良亦至論然處士無是言也仲實西秦人少余八歲云

送曹士宏序

荆揚二州山水清遠其土廣博其氣溫厚其俗輕揚昔舜禹巡狩所至然貢賦之外人才不見書傳攷之左氏鬪穀於菟爲艾獵沈諸梁皆楚人公子季札吳人周以前則無聞也三國而人才始盛周公瑾陸伯言其尤者乎晉唐宋而大盛謝安石陸敬輿范希文其尤者乎秦漢則無聞也近世以科目取士以資格任官宋過江百五六十不能破規矩用一士亦無一人能自出於規矩浮誕補綴之詞章清高虛曠之議論垢玩姑且之政事百五六十而後亡者獨非幸耶嗟乎如吾與士宏者亦曩時場屋中二士也追琢好尚攬說得失少年之悔多矣吾老且疏度不堪用屏伏閭里爲村學究日與童孺相周旋而士宏所知皆當代貴人所至從名勝遊聲望煜然顧俯首爲巡徼吏不屑意今之所謂品官者士宏不得而升也視學究所得無相遠矣嗟乎士豈以窮達貴賤而動其心哉顧吾之才可以用世與可以用於世者何如耳今夫山東習於刀筆冀北習於鞍馬而荆揚之人亡國之俘也固不敢與

之度長較短以並駕於當世奈之何廉恥寡鮮者嗜進而無厭材術空疏者投試而輒敗嗚呼此固士宏之所以逡巡退卻緩轡徐驅於駿奔之後者乎古之君子窮不羨達之所有達不變窮之所守仰愧於天俯愧於人雖宰天下有不爲也內省不疚則一巡徼吏可以抱膝而長吟嗟乎此豈易與俗人言哉士宏辨博雋偉有志當世不知江之東西浙之左右亦有與君上下其論者乎子文以下諸賢之功業亦當攷論其故乎往者不復見來者未可期志士仁人沒齒有餘憾矣士宏北上見當代貴人併以是告之其不可告慎勿告也

送丁師善序

至治壬戌夏浙西旱秋大水災沴相仍稼不登者十九行省選官按視所部而丁君師善實來暨州州北阻江東高而南下以故旱潦皆及里胥旁緣或不以實聞丁君疑之謂人曰貧民誠可憫奸民不可縱也牆東老叟聞而告之曰牧民者職在於民不損猶應

言損故當以寬爲本不奉法者義不容私民之情僞盡欲知之故當以嚴爲本然仁意流行於密管之中大綱振舉於節目之內嚴之中又未嘗不以寬也今惡檢田之不實而歸其責於州縣州縣則歸罪於里胥里胥未免取償於細民細民抑納而無所訴而里胥之所獲則自若也昔人有言檢放之弊在於後時而失實後時所以失實也州縣近民者也稽之未斂驅車而出履畝而視之盡在吾目中矣時固未爲後也穫旣空矣種旣易矣後來者無所攷矣田固不能言也田不能言而里胥代之言里胥之言則爲民也其意則爲己也而亦不盡然也懷刑而畏法者閒亦有之然則如之何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者何明德是己丁君學問淵源以經術飾吏事廉平而明恕不可干以私本旣立矣尚奚以余言爲哉

送陳無逸赴攸州博士序

攸故長沙邑賈太傅褚都督之文風治績意其猶有存焉者近始

升州陳君無逸爲之博士陳龍泉世家僑寓嘗上距長沙里數千將行道過友人陸叟之廬君慨然曰家貧不仕非古之道也仕而爲貧非士之志也是行也吾得已乎哉叟應之曰往來屑屑不憚煩者王良所以見棄於其友也然良司直也太守也無忠言奇謀而取大位友所以棄之也今君博士也其位卑也又初筮仕未屑屑然也吾未敢以棄吾友也吾聞之朋友之義出與處皆有贈焉昔賈太傅之適長沙也前弔原以哀死後賦鵬以輕生悲憤其本懷曠達其寓言也移梁之日卒鬱鬱而死褚都督之徙長沙也再遷而桂三遷而愛以螻蟻之命乞憐於昏庸之主還陛下笏何其勇也上表陳情何其憊也古之君子窮理精至養氣完厚用舍無與於己禍福各安所遇憂世之情樂天之意並行而不相悖今二子之仕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與存不知喪與亡或激而憤或懼而哀然則平生詞藻之勁瞻翰墨之精英煜然於當時者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嗚呼惜哉雖然有才如賈有節如褚用之不盡

老歲月於湘潭之境賈尚北遷褚竟南遷豈不悲哉杜少陵最善
評亦有高名前後回首傷神之句重可悲也顧君子成人之美春
秋責賢之備二論自不偏廢況尚論古人而較其長短亦格物致
知之一事處人所以處己不可恕也今陳君之行也涉洞庭下湘
水登衡岳之峰覽古興懷豈無有感於中者南中多士豈無與君
上下其論者先正清規勁節照映一代君之才之學克紹其美臺
閣器也州博士何爲者故以漢唐二子之功業望之望其出於二
子之右也則吾之所以贈君者豈不厚哉君笑曰王良之友未能
以是言也握手別去

送陳元復序

永嘉葉正則與周南仲孟良夫兄弟上下追逐庵廬擁被通晚詰
難南仲論辨縱橫衣袖騰舉兩眼盡赤正則疑之後遂默默然亦
心服其文上折旁峻不雜今人之體也莆田劉潛夫與郭子益曾
景建黃天谷語謂郭專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惟景建浩博

叩之不窮潛夫畏之二人者不足以涉其藩也前修往哲文獻相
仍求益友之良規繹講師之緒論窮日累夕此樂何可數得文運
衰歇雅道雕喪流風百年不絕如縷今僻處牆東鄉中子弟南北
勝士時辱與之游雖其淺深高下不能一概而未見有髯之絕倫
者陳君元復自山中來長身玉立眉宇昂霄與人商論不能下氣
一言制勝聞者撫掌所謂絕倫者非耶余朴學無師坐守章句如
蠅鑽窗不出故紙而君旁搜百氏橫貫九流悟性超入直詣津梁
此學勝也余文思苦艱呻吟累日僅一二句不棘人口而君落筆
奇偉如騷耳不羈自放於渥洼天駟之外此藝勝也余數奇不偶
習隱終世甘與百草腐化而君妙齡馳譽籍甚方將詣北闕上書
朝奏暮召建當世治安之策此才勝也君今而後致知而力於行
明體而達於用循精粗之序審緩急之宜殆將進於道矣奚勝負
之足言嗟夫潛夫正則今無其人也其人亦未聞道也余將與君
遊廣信問鷺湖究當年朱陸坐中之爭書中之辨以求真是之歸

而余老不出鄉君北上有日奈何君瞠目不答長嘯徑去

送家鉉翁序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性善則一修道之教所以明此善也先皇帝武定內難文致太平舉中原百年之曠典大比興賢天下之士雷動響應山巖藪澤之閒搜羅殆盡而殊方異俗釋擗掉甲理冠帶習俎豆來游來歌蹈德詠仁莫不洗滌思奉明詔立躋廡仕然有司事不素講學識淺陋攷釋不精故舉一遺百莫口士論家君鉉翁輝和爾氏其先居北庭托克托按原本作脫脫太師寧國公之裔孫幼穎悟自命不凡脫去紉袴習修孔氏之業讀文公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貢詣京師旋報罷自是杜門養志聞憲聞其才而辟之君亦欲以所學自見不辭而就尋調行臺御史府掾泰定丙寅余自暨陽出應容山縣聘授生徒於學君以六月慮囚隨二繡衣至縣一見握手如舊交謂余曰知子名久矣乃今胥會於此相與道家世出處本末慨然久之君貌嶷嶷美髯如戟神采逼

人必能曉暢官事顧御史職無不統奚止訟獄而已今不幸南北方數千里水旱民且狼顧振濟之方未知攸出奸豪侮法官胥貪墨黃緣縱弛三尺無所施君能援經守律引義力爭何事不濟漢掾吏多爲三公當時流品未分士競節行避驄埋輪之舉非一手所能安知在下無佐之者御史風聞言事耳目不可無也君年富氣銳功業未可量余老墓木且拱惜不及見之姑序梗概而已

贈朱自明序

龍圖授羲龜書異妣赤文綠字能讀者誰天珠誰篆琬琰誰寫凡是物也東遷於洛之時失之乎西入咸陽之時焚之乎惜哉相府所收之圖書戶口阨塞之數耳竹簡載之乎木石刻之乎皆不可攷矣秦璽篆玉漢侯王印章黃金者銷毀銅鐵至今猶有存者伯喈石經髣石鼓之遺自洛陽遷鄴棄擲殆盡更以木鋟始於後唐不意讀兔園冊子人其功乃出於蒙恬蔡倫之上四百年來海內文字皆託之木矣書多而學者倦於讀坡翁所爲太息鶴山屢作

藏書記亦申言之弊豈易革哉丙寅夏余來容山朱晦自明見於明德堂上郡之浮梁人也余叩之曰習舉子場屋之文乎不答曰爲刀筆簿書之業乎又不答徐曰吾祖敷之尚書穆陵之師也御書樓猶存焉雲漢昭回之章則族多而散裂去之矣岸谷轉移落拓不振浪走江湖性頗好古工圖書篆刻之學遊戲三昧而已儒幼而學之吏亦嘗試焉皆能之而不爲者也余聞其言而心怪之會縣庠立文宣王加封碑君卽解衣盤礴而周旋焉體製甚古乃知韜光晦迹之士藏於醫卜技藝之間者世多有之道雖小而必有可觀未可謂壯夫之所不爲也其秋余將歸君亦西向秣陵來求贈言余不知所以言也一笑握而別

送王君章序

阮嗣宗與阿咸爲竹林之游任達不拘謝安石與元等爲東墅之宴屢費千金識者皆非之杜牧之譽阿宜之讀文韓退之誇阿買之能書其後二子亦無聞焉高沙王君章挾其姪文憲文密來從

吾游窮經稽古講學習文刻苦勤勵雞鳴而起夜漏盡十刻不寐愛日孜孜其志亦可尚已記丁巳冬余過其里重湖渺芒蘆葭夾浦雁聲西北來墟煙蕭瑟猶不改昔年邊塞氣象欲訪故里遺民求孫莘老秦少游少章兄弟風蹟了不可得王氏世故興化高平文正公嘗宰是邑必有異政而叔姪俱生晚亦莫之聞也時代更換人物衰謝可爲太息吾子有意以振起之乎魚蒲鱉稻之鄉生理粗足無求於四方故雖孔道而賓客商旅之來居者少獨從師取友義不可闕則越境而來焉丙寅孟夏三子從予適容山之陽授業明德堂上久之余又將如金陵生告歸省親歲終將復來余呼而謝之曰嗟乎語孟庸學詩書易春秋鄒魯之學在焉述之者河南程子建安朱子胡蔡之徒相羽翼之句爲之解家有其書至足矣學不出乎此朝廷設科取士亦不出乎此子歸而求之蚤夜以思窮探力踐希聖希賢之階治人治己之術當自得之何必借視於盲假聽於聾哉百歲老龜方曳尾於泥塗之中而鸞鳳之雛

迥紫霄而上征時或逍遙過之亦不復下視之矣

送吳仲魯序

天曆間烏江吳仲魯來與僕遊講易牆東之下將歸省其親句一言以爲別僕病未能也其請至五六不倦乃爲之言曰昔仲由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二子相與言不過墟墓間事何其不切於事邪蓋孔門弟子羣居仁義道德言行忠恕皆已講習無餘無可言者今吾子學博而氣銳宏中而彪外將有用於時僕請以易爲贈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是三言者於己切於義當於時宜子其識之僕年八十將槁死林下不及見子功業之成矣抑未死以前皆臨深履薄之日也子何以處我仲魯不答太息而去時庚午夏室之日

送州同知序

至順庚午十有一月昭信校尉同知江陰州事納琳哈刺秩滿代

歸祖帳城南鄉大夫士庶咸集牆東陸叟在焉或問之曰昭信君何如人也叟曰其先開國重臣列戟之家翩翩佳公子也廉勤而明恕心清如水門無雜賓才幹優裕左具右宜蒞事之初適鹽官海溢采石捍隄部丁夫以往時其寒暑而燠休之先期辦集民以不困未幾方隅倣擾人情疑沮馳驛上省參預機密事定而歸會船貨集鄧山市易難其人旋檄君往目不視珠犀身處膏脂不肯自潤視元估倍增人服其無私最後藏室翻經泥金費鉅又以委君監視嚴密銖兩無滲漏三考之中在州僅數月差委無虛日席不暇煖而瓜已熟矣雖惠澤之施未洽於一州而孜孜民事無頃刻怠異時登臺閣秉樞要河潤九里猶冀江浙蒙福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象賢也叟言未既眾謹曰請書之以爲君贈且以爲後來者勸於是乎書

送趙敏道序

吾幼攻舉子業剽竊律賦經義套括以爭名於場屋聞吾之大慚

人以爲大好焉已乃事大繆禮部條貫束不用武夫健吏鴟張而
儒其服者例遭訕侮吾故習弗能改度世不相容遂屏居林谷取
選杜而下詩韓歐而下文誦而做之技短不克進念士之所學又
有進於是者旋爲貧講授復取四書六經諸史百家與諸生相切
磋久之若粗有得其行己不敢有畔於道居家不至獲罪於鄉黨
朋友歷攷古今成敗興衰治亂得失之迹亦欲少自表見當世時
不我與日月其滔幸會真人勃興文運重開江浙以予充貢於是
周覽山川觀光上國公孫子之徒仄目相視卒報罷歸暨庚申再
貢則不敢復往矣今年垂八袞墓木將拱然猶栖栖不遑寧處誨
誘後進不息其志亦可悲夫鉅鹿趙敏道僑居桐汭不遠數百里
來從吾遊剛銳而誠篤勤苦晨夕不倦是可與共學者將歸省親
求贈言以自勸吾應之曰學有序躡等非也學有本游藝末也必
若文公大學章句序中以年之長幼分學之大小撤去記誦詞章
之習專爲修己治人之術然後謂之學我生平所業顛倒失序虛

浮無本不足爲法不願吾子之法之也盍亦務其遠者大者乎或
笑於列曰敏道之來將以學文干祿也昌黎讀書城南詩歐陽榮
鄉亭記亦如是而已有是哉子之迂也吾又應之曰講學以明理
修辭以居業詞達意而止不以藻麗爲工根本深固則枝葉暢茂
以此應試何害於道哉大儒程伯子子朱子皆登進士第橫渠張
子亦應制科何害於道哉孟子謂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當尚論
古之人謂道若大路然歸而求之有餘師非求諸人求諸道也安
用使吾抗顏爲蜀之日粵之雪也

送陳仲謙服闋回長興州序

至元中今憲使中丞曹公士開爲暨陽幕長朔望輒率府司縣吏
詣學講習經史繼以夜分秉燭而歸余時代博士升講席情弗省
者聽之往往引睡獨陳君吉甫年甚少志甚銳與之語甚解若可
與共學者余甚嘉之終以王事鞅掌役役州縣不得卒業於吾夫
子之門有子仲謙卓犖不羣然亦俯首於簿書筐篋閒自吳興路

吏丁內艱而歸閉戶讀書復遣其子羽從予學羽尤穎悟夙成通春秋經下筆娓娓數百言逮將以儒起家辛未冬仲謙服闋復如吳興來與余別求一語以自勉予因是有感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達乎庶民此良知良能有不待學而東漢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劉愷陳忠屢諫不聽夫公卿不行而百僚行之二千石刺史不行而小吏行之有下而無上何其顛之倒之也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故建武以一時簡易之政禮義之方實爲彫損今天下一家自大德以來三年之制有詔通行大臣以至小民無敢冒喪犯禁者此善政也吏無大小皆可以爲政孝弟政之本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而況於一偏州乎仲謙勉之矣余迂儒不堪時用講授鄉里五十餘年與君父子三世相周旋惜哉今耄矣墓上之木拱矣將不及見兩山喬梓之榮矣吁

贈華玉谿序

昔馬文淵少有大志就邊郡畜牧積穀數萬旣而歎曰凡殖貨產貴能施振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施之轉游隴蜀仕洛陽爲建武名臣封侯取印綬人皆榮之其弟少游獨不謂然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死守墳墓鄉里稱善人可矣後伏波征交趾往浪泊西里閒仰看飛鷲跼跼墮水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馬氏昆弟所見不同出處亦異未見有文淵少游合爲一人如玉溪華君者也華氏錫山巨族羣從數十人以財雄一州君尤奇偉不凡喜賓客重然諾輕勢利義著閭里名聞江浙朝廷嘗命以品官不屑就家居養志優游自得傲睨物表己巳庚午閒旱潦相仍歲大禳蒙袂輯屨者相枕於道君惻然憫之開發倉廩左餐右粥一境賴以安憲府聞而剡薦民懷其惠士誦其美爭爲歌詩余謂救荒之政權在上則順而易在下則逆而難然出於官吏之手則又有斂散不時抑配不均之患出於鄉大夫士而

有司不與焉則無侵欺之弊而實惠及民矣然大夫之賢士之仁者未易遇也華君可不謂賢且仁乎或曰在禮家施不及國陳氏以家量貸以公量收春秋譏之殊不思子貢之在聖門以一布衣而問博施濟眾聖人告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事蓋講明者學施行者政使子貢爲百里之宰治千乘之國安知其不能濟施特患其不能博且眾耳分有窮達仁有大小勢使然也余年八十終窶且貧無復當世之志異時有綸巾少年如周郎者來求貲糧君家何止兩困能指一困以予之否

送朝請大夫江陰州尹序

暨陽一州如斗大北倚長江東西南距鄰境不百里地狹而不衍土瘠而不腴樂歲郡計猶弗支況自天曆至順以來兵徭繁興旱潦交作饑殍滿塗癘疫闔家黎民廩廩靡有子遺赤子失乳而呼父母宛陵張侯適於是時來守是邦國手一著死枵轉活於是抉摘弊端采求隱瘼以振恤爲第一議親行問井家至而口給之勸

分務稽公貸私助竭力盡心弗遑寢食纒風沐雨不憚勤苦生意稍蘇壤證略補則以其暇日起建學宮延聘儒宿教養兼舉風化驟興侯接納雖廣慶饋不遺訟有曲直手無高下戶有消長役定差等爲政三年五事告備不惟巨室之所慕而下得細民之權不但僚屬之所敬而上延臺省之譽以喬木之故家畱甘棠之遺愛蓋侯之爲人也簡明而惠慈恭寬而信敏真良吏之楷模郡國之師表也古之良吏爲治無赫赫聲而所去見思侯今未去而人已思之矣歌謠碑碣洋洋盈耳侯何以得此於民間哉於此見人心之不可誣而公論之不終泯也至順壬申立春後一日闔郡人士設祖帳於南城牆東叟陸某書於席上

送唐子華序

水心葉公評天下山水以吳興爲第一其山脈地絡融液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每自恨海濱之人山凡水俗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嗟夫水心之恨亦余恨也吳興

人物唐以前勿論宋徙錢塘湖爲近輔宗英戚畹邸第相望淮蜀
閩廣之彥仕於朝邇行都而居者尤多壬申癸酉余始弱冠習春
秋受學於梅坡盧公公拔以登諸老之門如存齋陳公本心文公
止堂高公陵陽牟公皆一時之望余俱得拜牀下盧寓蘇臺晚歸
閩陳以下聚居霄上曲阜旣燼靈光獨存雖清規苦節照映湖水
而名陽古木日就槁摧人之云亡愴我寤歎至元以來子昂最穎
出成甫之昆弟無逸之父子皆辱與余交而甲寅舉首庚申聯貢
則無逸之兄而周氏之父子也後來之秀余不及識者尤眾猗歟
盛哉今子華居文物之鄉鍾山川之英而氣宇清高幹局優裕詩
文敏瞻筆墨精絕亦後來之秀者也分教江壩席不及煖臺省交
委殆無寧日未幾而代者至歸囊無餘貲餞句有盈軸推年長者
一人爲敘余不敢辭嗟余耄矣將從諸賢游於地下而君方強壯
余不見其學力之日充而器業之晚成矣俯仰百年興廢存歿浮
雲逝水往而不返悲夫一日之別輒數日作惡然豈特爲吾交友

之私情也哉

牆東類稿卷六

